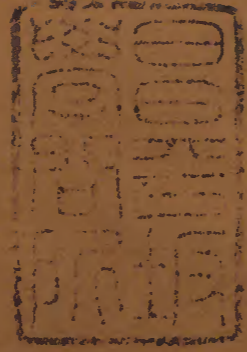


鴻書

十六之九



漢書門類			
三〇五〇號	九三函	一四架	二〇冊

內閣文庫			
三〇五〇號	二〇冊	一四架	三〇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50	
冊數	20 ( 4 )		
函號	367	51	



第十六卷

世系部七

漢章文庫

僭偽

漢劉淵

後趙石勒

前燕慕容皝

後燕慕容垂

秦苻堅

後秦姚弋仲

成李特

魏李密

後蜀孟知祥孟昶

吳越王錢鏐

卷十六目錄終

鳥書

卷十六目錄

劉氏鴻書卷之十六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世系部 七

僭偽

漢劉淵

淵匈奴冒頓之後也初漢高以公主妻冒頓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單于入居西河中平中單于羌渠為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眾留漢自立為單于於扶羅死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即淵父也魏武

分其衆爲五部居汾晉間咸寧五年以淵爲匈奴左部  
帥淵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五經傳文孫吳兵法史漢  
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  
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君子  
恥之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  
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故淵武事亦妙絕於衆猿臂善  
射爲侍子在洛陽王渾屢言之武帝詔與語大悅王濟  
曰劉淵文武才幹若任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楊  
珧進曰臣觀淵才當今無比若假之威權平吳後恐不  
復北渡矣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疇咨將帥上黨李熹

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淵以將軍之號鼓行  
而西秦涼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淵若能  
平涼州恐涼州方有難耳會豹卒淵代之拜北部都尉  
明刑法禁奸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成都王穎鎮鄴表  
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淵從  
祖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自漢亡以  
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今司馬氏骨  
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乃使其黨呼延  
攸詣鄴以謀告淵淵請歸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歸告  
宣等及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穎淵說穎曰

今二鎮跋扈衆餘十萬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  
穎悅拜淵爲北單于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號  
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離石王浚率鮮卑攻鄴穎敗淵  
將討鮮卑劉宣等固諫曰晉爲無道奴隸御我鮮卑烏  
丸可以爲援柰何拒之而拯仇敵乎淵曰善帝王豈有  
常哉今見衆十餘萬推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  
業下不失爲魏氏雖然漢有天下恩結人心是以昭烈  
崎嶇一州之地而能抗衡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  
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  
乃遷於左國城爲壇於南郊卽漢王位追尊後主禪爲

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遂進  
據河東攻蒲版平陽皆陷之晉永嘉二年淵卽皇帝位  
遷都平陽國號漢四年淵死子和立

後趙石勒

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年十四隨販洛陽倚嘯  
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曰向者胡雛將來必爲患馳遣  
收之而勒已去矣長而壯健有膽力好騎射大安中并  
州饑亂刺史執諸胡賣充軍實勒時賣荏平人爲奴因  
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遂招集  
桃豹逯明等爲羣盜卒歸劉淵淵死聰授勒征東大將

軍并州刺史勒乃以張賓爲謀主及劉粲攻洛陽勒率  
騎二萬會粲大敗晉師又攻襄陽陷江西始有雄據江  
漢之志矣初勒被鬻平原與母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  
送母於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  
淮折馘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爲踰所以攻城而不有  
其民畧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  
其然哉夫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  
兵附逆則爲賊衆琨蓋欲其倚晉也勒報琨曰事功殊  
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移難爲効因遺琨  
名馬珍寶謝歸以絕之卽於葛陂繕室宇造舟欲攻建

鄴會霖雨三月不止元帝又使諸將大集壽春勒兵饑  
疫死者大半張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  
侯妻畧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柰何復  
還相臣奉乎天降霖雨示將軍不應留也鄴有三臺之  
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宜北徙據之晉之保壽春懼將  
軍往擊爾今卒聞廻軍必欣於敵去未遑奇兵相事也  
錙重逕從北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旣過大軍徐廻何懼  
進退失地乎勒攘袂鼓髯計是也擢爲右長史號曰右  
侯發自葛陂行達東燕聞汲郡向冰有衆數千壁於枋  
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懼冰邀之問計張賓曰聞冰船盡

在潰中未上枋內可簡壯勇千人潛渡襲取其船以濟  
大軍水可擒也勒從之遂長驅至鄴時諸將佐議欲攻  
取三臺以據之張賓進曰三臺險固攻之未可卒下舍  
之則自潰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  
依山憑險可擇而取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畧則王  
業可圖矣勒曰善於是進據襄國王浚遣督護王昌及  
鮮卑段就六眷末杯匹碑等部衆五萬餘人討勒張賓  
孔萇又曰就六眷大衆遠來以我軍寡弱不敢出戰意  
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杯尤最可勿出戰示之以  
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侯賊列守未定出其不

意直衝末杯必震惶計不及設末杯之衆旣奔餘自摧  
散擒末杯彭祖可指辰而定矣勒卽以萇爲攻戰都督  
造突門於北城鮮卑入陣未定將士鼓譟城上孔萇督  
諸將突出擊之生擒末杯衆遂奔散就六眷遣質求和  
是月石虎攻鄴三臺克之勒募兵戒期將襲王浚而懼  
劉琨及鮮卑烏丸爲後患張賓進曰夫襲國當出其不  
意今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賓曰彭祖  
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皆離叛是則外無聲援幽州饑  
儉人皆蔬食甲旅寡弱是則內無強兵宜應機電發劉  
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讐敵若修戩與琨送質請和

琨必終不救浚而襲我明矣勒曰然於是輕騎襲幽州封浚首獻捷於劉聰勒既還襄國劉琨乃遣將軍姬澹率衆十餘萬討勒勒以孔萇爲前鋒設伏自輕騎與澹戰僞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琨長史李弘以并州降琨奔段匹磾遂爲所害勒於是自稱趙王并降匹磾會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譙自淮以南多背勒歸逖勒憚逖乃不敢爲寇時逖牙門童建遣使降勒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讎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是以復與勒脩好充豫之間稍得休息焉及祖逖卒勒始遣將屯豫州又遣石虎

晴楷

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疑害之阮其衆三萬人又統步騎四萬伐趙執曜斬之曜太子熙等奔上邽虎復寇上邽執太子熙以下皆殺之進寇集木且羗於河西秦隴悉平符洪姚弋仲悉降羣臣請上尊號勒乃卽皇帝位晉荊州陶侃使使來聘勒以咸和七年死年六十在位十五年

### 前燕慕容廆

廆鮮卑人其先曰東胡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爲步搖其後



音訛遂爲慕容焉廆幼而魁岸雄傑有大度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懷帝蒙塵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瑯琊承制江東實人望所係明公雄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故也今宜通使瑯琊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廆善之乃遣長史浮海勸進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廆刑政修明虛懷引納士庶多歸之廆乃立郡以統流人石勒遣使通和廆距之送其使於建鄴勒怒擊廆廆遣皝攻尅之乘勝拔其國城徙其人數萬戶以歸成帝卽位加廆侍中廆遣使與太尉陶

侃箋約以共攻石勒朝議未定而廆卒慕容皝嗣位三年皝自稱燕王四年皝敗石虎軍於汲城遣使獻捷於晉晉穆帝永和四年皝卒儁嗣八年遣弟慕容恪攻鄴擒魏冉閔殺之儁遂稱帝於龍城國號燕又自龍城遷於薊初鮮卑段龕因石氏之亂率其部衆自令支徙廣固至是慕容恪攻龕燕諸將請急攻之恪曰用兵之勢有宜急者有宜緩者龕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斃息吾每念之夜不能寐奈何輕用其死乎於是高墻深塹以守之龕樵採路絕乃降恪至是徙都鄴晉泰

山太守諸葛攸攻燕燕大司馬恪擊之攸敗走恪遂渡河略地分置守宰謝萬復伐燕以燕兵大盛卽引還於是許昌潁川譙沛皆沒於燕四年燕主儁卒太子暉立召吳王垂還鄴召恪及司徒評受遺輔政後恪死垂奔秦暉爲符堅所滅

後燕慕容垂

垂皝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慕容儁卽位以垂爲前鋒都督封吳王徙鎮信都及敗桓温於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之謀誅垂垂懼禍奔於符堅堅禮之甚重堅相王猛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爲冠軍將軍封賓都

侯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子寶及弟德皆勸垂殺之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主又爲王猛所譖國士之禮每深報德之分未一如使秦運終窮曆數歸我關西會非吾有自可端拱而定關東君子不怙亂不爲禍先乃以兵屬堅堅至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以安戎狄堅許之權翼諫堅不從仍遣將率衆三千送垂時堅子不在鄴會丁令翟斌謀逼洛陽丕乃遣其將符飛龍率氏騎三千爲垂副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反形已露可

急取之不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獨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於燕其肯盡忠於我乎令不擊之必爲後害丕不從越曰公父子好存小仁不顧大計吾屬終當爲鮮卑虜矣垂至河內殺飛龍誅氏兵衆至二萬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法者賞不踰日乃引師而東至滎陽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長驅攻鄴符丕棄鄴城奔於并州於是垂定都中山卽位改元立寶爲太子以慕容德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垂在位十三年死年七十一魏主珪擊燕進圍中山燕主寶奔龍城燕人攻陷龍城寶復出奔尚書蘭汗誘而弒之

### 秦符堅

堅字永固洪季子雄之子也符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驤將軍健翌日爲壇以授之泣謂堅曰汝祖昔授此號今汝復爲神明所授可不勉乎堅性至孝博學多才王猛呂婆樓强汪梁平老等並爲其羽翼洛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嗣位殘虐無度遂弒生以昇平元年稱大秦天王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將謀伐晉乃以符融爲征南將軍權翼進曰晉道雖微未聞喪德謝安桓冲江左偉才臣謂師

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星在斗牛福德在吳不可犯之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吾內斷於心矣羣臣既出堅獨留符融議之融曰諸言不可者皆是上策堅作色曰汝復如此乎融泣曰晉不可伐昭然甚明且陛下寵育鮮卑羗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恐有風塵之變王景畧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諸葛孔明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沙門道安亦深止堅堅所幸張夫人及太子宏俱苦諫之堅弗聽於時獨慕容垂以爲可伐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

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涼州之兵達於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於彭城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汝穎融等攻陷壽春垂攻陷項城梁成等率衆五萬屯於河間晉遣都督謝石刺史謝玄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軍距融龍驤將軍劉牢之夜襲梁成壘斬成等謝石等因水陸繼進堅與符融登城望其部陣整齊將士精銳又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勅敵也憊然有懼色時張蚝列陣逼淝水玄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臂而觀之不

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大軍  
遂退制之不止融畧陣馬倒被殺遂大敗死者相枕堅  
爲流矢所中軍騎遁還淮北顧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  
用朝臣之言豈有今日之事耶時諸軍悉潰惟慕容垂  
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  
乃以兵屬堅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未及關  
而垂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權翼固諫以爲不可  
堅不從垂南結丁零烏丸之衆攻鄴城平陽太守慕容  
冲起兵河東進攻蒲坂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冲姊  
爲河清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冲年十二亦有龍

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  
雙飛入紫宮又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冲小字鳳凰至是  
果入止阿房城焉及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責冲曰爾輩  
羣奴何爲送死冲曰旣厭奴苦復欲取爾見代耳卽率  
衆登城入據長安堅走爲姚萇所執縊於新平佛寺時  
年四十八

### 後秦姚弋仲

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昔禹封舜  
少子於西戎世爲羌酋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當七  
世孫填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爲揚虛侯馬武所敗徙

出塞北虞九世孫遷郝率種人內附漢朝嘉之假冠軍將軍西羗校尉歸順王處之於南安赤亭郝玄孫柯廻爲魏征西將軍助魏將絆姜維於沓水以功假綏戎校尉西羗都督廻生弋仲少而聰猛英果雄毅不營產業唯以收恤爲務衆畏而親之永嘉之亂東徙榆眉戎夏襁負隨之者數十萬人自稱雍州刺史護羗校尉扶風公劉曜平陳安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侯邑於隴上及石虎克上邽弋仲說之曰明公擁兵十萬功高一時正是行權立策之日隴上多豪秦風猛勁道隆後服德濟先叛宜徙隴上豪強虛其心腹以實畿甸虎納之

啓勒以弋仲行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後豫州刺史祖約奔勒勒禮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約殘賊脅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此其始矣勒善之後竟誅約勒死虎遂執權思弋仲之言乃徙秦雍豪傑於關東弋仲率部衆數萬遷清河之湄頭拜奮武將軍西羗大都督封襄平縣公虎旣廢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至正色謂虎曰柰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虎永興元年遷使持節十部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弋仲性清儉鯁直不修威儀虎甚重之朝之大議靡不參決公卿以下皆憚而推下之武臣左尉虎

寵姬之弟也曾入弋仲營擾其部衆弋仲執而數之曰爾爲禁衛逼脅我爲大臣目所親見不可縱也命左右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固請乃止其剛直不回皆此類也虎末年謫戍梁犢反敗李農於滎陽遂東掠陳留諸郡虎大懼馳使召之弋仲率其衆輕騎至鄴乃求見虎虎病不時見引入領軍省以已所食食之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當面授方畧豈來覓食耶且吾不知主上存亡若一見我雖死無恨左右言之虎引見弋仲讓之曰兒死愁耶乃至於疾小兒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今令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相聚反耳且汝病久

所立兒小若不瘥天下必亂當先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因思歸之心共爲姦盜所行殘賊此成擒耳老羗爲汝效死前鋒一舉了之弋仲性狷直人無貴賤皆汝之以征西功命劍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冉閔之亂弋仲據濡澗頭擁衆數萬不附于閔弋仲子曜武將軍益武衛將軍若帥禁兵數千斬關奔澗頭弋仲率衆攻閔次於混橋陰有據關右之志遣其子襄帥衆五萬擊蒲洪洪逆擊破之及石祗稱尊號於襄國以弋仲爲右丞相待以殊禮閔攻圍襄國百餘日祗危急乃遣中軍將軍張春乞師於弋仲弋仲遣子襄帥騎二萬八

于救祗戒之曰冉閔棄仁背義屠滅石氏我受人厚恩當爲復仇老病不能自行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以來不須復見我也自是弋仲遣使與燕連和告於慕容儁儁遣禦難將軍悅綰將兵三萬會襄襄擊閔於長蘆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弋仲部曲馬何羅博學有文才張豺之輔石世也背弋仲歸豺豺以爲尚書郎豺敗復歸弋仲咸勸殺之弋仲曰正是招才納奇之日當收其力用不足害之以爲參軍其寬恕如此石祗爲劉顯所殺弋仲復與燕連和常誠諸子曰我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我厚故欲討其賊臣以

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之後汝便歸晉家當竭力臣節無爲不義之事乃遣使降晉晉永和七年拜弋仲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春卒年七十三弋仲薨後柩爲符生所得生以王禮葬之於天水冀縣及萇僭位追謚景元皇帝廟號始祖墓曰高陵寘園邑五百家

成李特

特字玄休略陽臨渭人也祖世本邑西宕渠竇氏卽廩君之苗裔昔邑郡南部蠻本行五姓皆出於武落鍾離



山迭相爭焉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相與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廩君而巴氏子務相劍獨懸焉衆皆歎服又以土爲船彫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者以爲廩君唯務相船獨浮因共立之遂稱廩君廩君死魂魄化而爲白虎故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爲祠其後種類繁盛秦併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歛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爲賓因謂之賓民焉漢高祖爲漢王募賓民平定三秦旣而不願出關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不供賦稅更名其地爲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利民用敦阜俗性剽勇好鬼巫又善歌舞高祖愛其

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張魯居漢中鬼道教百姓賓民敬信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亂李氏自巴西之宕渠遷入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爲楊車巴其後繁昌分爲數十姓魏武尅漢中特祖父虎與杜朴胡約楊車李黑等將五百餘家歸魏魏武嘉之拜虎等爲將軍遷於略陽復號之爲巴氏特父慕爲東羌獵將有五子輔特庠流驤皆驍銳有武幹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身長八尺雄勇善騎射沉毅有大度晉惠帝元康中氏齊萬年反關西擾亂頻年大饑百姓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民將入巴蜀道路有

疾病困厄者特兄弟常營護振救之既至劍閣箕踞大  
息顧盼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  
才耶同移者閩或趙肅何巨李遠任回等咸歎異之初  
流民既至漢中上書以郡土連年軍荒求寄食巴蜀朝  
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受流民貨賂反爲表白流民十  
餘萬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東下荊州水湍迅險又  
無舟船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  
開關放入漢中布散梁州及三蜀界不可禁永康元年  
冬十一月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爲大長秋廞據成都叛  
潛有劉氏割據之志乃傾倉廩賑施流民以收衆心見

特兄弟材武與已同郡黨類皆巴西人卒多勇壯厚卹  
遇之以爲爪牙特等憑恃廞勢聚衆專爲劫盜蜀民患  
之益州刺史耿勝數密表流民剛剽客主不能相制倉  
廩空虛無以應敵萬一告急必貽聖朝西顧之憂廞聞  
而惡特遂劫而殺之并殺傳詔者廞自稱大都督大將  
軍益州牧署置僚屬改易守令永寧元年春正月庠與  
兄弟流驤帥妹壻李含天水任回上官惇扶風李攀始  
平費佗氏符成隗伯董勝等以四千騎歸廞廞以庠爲  
威寇將軍封陽泉亭侯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以  
斷北道庠本東羌良將且饒勇得衆心素曉軍法不用

麾幟舉矛爲行伍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肅然厥惡其齊整欲殺之而未言長史杜淑司馬張粲說厥曰傳云五大不在邊李庠握彊兵非我族類其必倒戈授人願將軍圖之會李庠在門請見厥大悅引見之以庠大逆不道遂棄市其兄子弘宗族三十餘人皆見殺時特與流皆將兵在外厥慮其爲變遣人撫慰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至死兄弟罪不相及復以特流爲督將安慰衆心併以庠喪還特其夜特流徹衆歸綿竹收兵得七千餘人夜襲成都厥聞兵至驚懼不知所爲費遠李苾及軍諮祭酒張微夜斬關出奔文武盡散厥獨與妻

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爲其部下朱竺所殺特入成都縱兵掠殺遣詣洛陽陳厥罪過願往征之惠帝詔拜羅尚辛冉等率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王敦辛冉說尚曰特等流民專爲盜賊急宜梟除可因會斬之不然後必爲患尚不從初勅下雍州凡流民入漢川者皆令所在召還特兄弟累求權停至秋又納賂於尚及該許之流民皆感特兄弟恃之多相率歸特乃大結營於綿州以處流民旬月之間衆至數萬於是六郡流民推特爲主特命六郡民部曲督李合上邽令任臧始昌令閻或諫議大夫李攀陳倉令李武陰平令李遠將兵都

尉楊褒等上書請依梁統奉竇融故事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流及兄輔弟驤皆號爲將軍以相統鎮特乃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竇融在河西故事時羅尚貪殘日甚爲百姓患而特與蜀民約法三章施捨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爲之謠曰李特猶可羅尚殺我平西將軍反更爲禍尚頗爲特所敗而南夷校尉李毅所遣使兵亦數挫敗特勢轉盛於是建寧大姓李叡毛詵逐太守杜俊朱提大姓李猛逐太守雍約以兵應特衆各數萬南夷校尉李毅討破之斬詵李猛奉戍降毅而辭意不遜毅誘而

殺之建初元年進寇成都蜀郡太守徐儉以少城降特入據之惟取馬以供軍餘無侵掠赦其境內稱帝改元國號曰成尚據太城自守流進屯江西之檢上尚懼遣使求和蜀民危懼並結村塢送款於特特遣使安撫之乃以軍中穀少遣六郡流民分口入城且於諸塢就食壯勇督領村塢益州兵曹從事蜀郡任叡說尚曰特旣凶逆侵暴百姓又分散人衆在諸村塢就食驕怠無備殆天亡特之秋也宜密約諸塢刻期同發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從之使叡夜縋出城宣告諸村塢期以二月十日同時討特手書隱語曰在彼揚水叡先僞請特降

究觀虛實特問城中人情何如叡曰糧儲已欲盡但餘貨帛耳因求出省家特與啓信叡還報尚尚如期出軍討特諸塢亦許一時赴會二月朝廷遣荊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孫阜率水軍三萬救尚岱以阜爲前鋒進次德陽特遣蕩督蜀郡太守李璜助德陽太守騫碩拒阜阜等軍勢甚盛諸塢皆有二心尚遣大衆掩襲特營諸塢皆應之連戰二日衆少不敵特軍大敗收合餘衆引趣新繁尚軍引還特復追之轉戰三十餘里尚出大軍逆戰至於官桑特軍敗績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其屍傳首洛陽特在位一年其子雄僭稱成都王追謚景王及稱尊號追謚曰景皇帝廟號始祖

魏李密

密父寬隋上柱國蒲山郡公也密以蔭爲東宮千牛備身密額銳角方瞳子黑白明徹煬帝謂宇文述曰左伏下黑色小兒爲誰此人顧盼不常可無令人衛也述乃往諭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也密隨謝病去益感勵讀書聞包愷在緱山往從之以蒲鞮乘牛掛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越國公楊素適見之曰書生何勤也問所讀項羽傳因與語奇之歸謂子玄感曰吾觀李密識度非常玄感遂與傾心交結大業九年玄

感反密與謀曰今天子遠在遼左去幽州尚千里南限  
鉅海北阻強胡號令所通惟榆林一道爾若鼓而入  
直扼其喉高麗抗其前我乘其後不旬月齊糧竭矣舉  
麾一呼衆可盡取然後傳檄而南天下不足定也玄感  
不從及隋軍大至玄感乃謂密曰策將安決密曰元弘  
嗣方戍隴右可陽言其反使迎我我因疾引軍而西玄  
感從之至陝玄感又欲圍弘農宮密曰今給衆入關其  
機在速若追兵踵至我何以共完乎留攻三日不能拔  
追兵及之而敗密爲邏所獲以計脫亡去抵平原賊郝  
孝德不見禮去之淮楊歲飢削樹皮以食變姓名爲智

遠教授諸生自給鬱鬱不得志時時泣下太守趙佗捕  
之遁而免往依雍丘令丘君明轉匿大俠王季才家爲  
吏所迹復亡去說東都賊翟讓與共破金隄關徇滎陽  
諸縣下之會河南討捕大使張須陁來討讓讓素憚須  
陁密曰須陁健而無謀且驟勝易驕吾爲公破之密乃  
率驍騎伏於林莽須陁引兵搏戰讓少却密伏兵發遂  
殺須陁密持軍嚴雖盛夏號令衆士皆若負霜雪然戰  
得金寶盡散之繇是人爲用密復說讓以千人出陽城  
北踰方山自羅口拔輿洛倉據之開倉賑食衆縉屬至  
數十萬又逆隋越王侗軍劉長恭等破之東都震恐讓

等共推密為主建號魏公鞏南設壇場卽位以讓爲司徒城洛口周四十里居之進逼東都燒上春門隋將裴仁基淮楊太守趙佗降長白山賊孟讓賊帥黎陽李文相及張昇趙君德郝孝德等皆歸密又襲取黎陽倉據之齊郡賊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皆來歸密乃命幕府移檄州縣列煬帝十罪天下震動是月也唐高祖師起太原密自謂盟主致書於唐呼高祖爲兄請合從以滅隋大略欲與高祖爲盟津之會殪商辛於牧野執子嬰於咸陽高祖覽書笑曰密陸梁如此吾方定京師未能東略若不與同是又生一隋也若爲吾守成臯拒東

都兵使不得西向足矣吾寧推順以驕其志因令記室温大作書報曰頃者崑山火烈海水羣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戎率鋤耨棘矜爭霸圖王狐鳴蜂起翼翼京洛强弩圍城膺膺周原僵尸滿路主上南巡泛膠舟而忘返匈奴北熾將被髮於伊川輦上無虞羣下結舌大盜移國莫之敢指七百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以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之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應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藉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

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  
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鑾輿南幸恐同永嘉之勢顧此中  
原鞠爲茂草興言感歎實疚於懷脫知動靜數遲貽報  
未面靈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慎垂堂勉  
茲鴻業密得書大喜曰唐公見推顧天下無可慮者遂  
專事隋九月遣將李士才攻隋將張珣河陰舉之煬帝  
遣王世充選卒十萬攻密世充營洛西密引渡洛抗世  
充大小六十餘戰皆捷獨世充得脫又執東都留守韋  
津而還三月宇文化及弑煬帝於江都五月越王侗稱  
帝於洛陽先是密旣殺翟讓心亦頗驕兼之府庫財竭

諸軍戰勝無所賜與而專厚撫新集於是人心始離民  
食與洛倉者給授無檢至負取不勝委棄於道踐蹂狼  
扈賈潤甫諫曰人爲國本食乃人天公賴人之天以固  
國本而廩取不節敖庾之藏有時而盡粟竭人散公孰  
與成功乎不聽武德元年密旣破宇文化及其勁卒良  
馬多死士卒疲病世充乘其弊擊密密召諸將會議皆  
請決戰密惑於衆議遂出兵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  
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諫曰已獲李密矣  
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邴元貞守洛口倉以城降世  
充密乃歸關中高祖聞密來使使迎勞冠蓋相望密大



喜曰吾所舉雖不就而功不減竇融豈不以台司處我  
及至拜光祿卿封邢國公殊怨望因朝會進食密耻之  
謂王伯當曰往在洛口常欲以崔君賢爲光祿不意身  
自爲之乃獻策於高祖曰臣虛蒙榮寵安坐京師曾無  
報效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籍國  
威取王世充如拾芥耳時上聞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  
亦欲遣密往收之密遂詒破桃林縣驅掠其衆直趣南  
山遣人馳告故將張善相令以兵應接時史萬寶鎮熊  
州謂總管盛彥師曰李密驍賊也今決策而叛殆不可  
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卽帥衆踰

熊耳山南據要道伏於溪谷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  
發或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將  
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口  
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  
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密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  
衆首尾斷絕遂斬密傳首京師時徐世勣尚爲密保黎  
陽帝遣使持密首往招世勣世勣表請收葬詔歸其尸  
乃發喪具威儀以君禮葬黎陽山密素得士哭多嘔血  
者邴元貞之降也世充以爲行臺僕射鎮滑州密故將  
杜才幹憾其背密僞兵歸之斬取其首祭密冢已乃歸

唐

後蜀孟知祥孟昶

知祥邢州人唐明宗壻初仕莊宗爲教練使郭崇韜之伐蜀以知祥薦故蜀平用以爲節度時董璋鎮東川各有據蜀之志知祥增置營兵至七萬人以朝廷於閬中建節綿遂益兵約璋上表拒命遣石敬瑭討之不克遂以兵陷黔州又陷遂州及忠萬夔州明宗不得已赦其罪遣使諭兩川將吏還鎮知祥約璋上表謝罪璋不從引兵襲西川知祥擊敗之殺璋併其地請自補兩川節度使以下官踰年唐封爲蜀王明宗殂遂僭號時已得

疾踰年增劇立子仁贇爲太子死以位授之尋更名昶至漢隱帝時以僧童王昭遠知樞密院事顯宗二年謀取秦鳳遣王景伐蜀敗其將趙季札併階成州取之昶因遣使如唐及北漢欲合從以制周不果復致書通好周主不荅宋興以臘書約北漢侵宋時宋主久欲伐蜀得書曰師興有名矣遣王全斌等往討蜀以王昭遠趙崇韜韓保正禦之戰於三泉保正被獲昭遠崇韜遁還進至成都昶面縛詣軍前執以歸賜爵秦國公

吳越王錢鏐

鏐臨安人曹師雄寇兩浙都將董昌討之以鏐兵馬使

說昌叛高駢據杭州時劉漢宏據越州鏐破之昌表鏐  
為杭州刺史昭宗五年拜武勝防禦六年進鎮海節度  
使八年董昌僭號委鏐討之九年克越州誅董昌領兩  
浙為鎮海鎮東節度使十一年取蘇州十六年進越王  
二十年更吳王吳興以為吳越王後加諸道兵馬元帥  
唐興上表求玉冊金印許之明宗四年以兵討之勒致  
仕五年復其爵七年卒次子元瓘代唐命仍其父爵元  
瓘慎選舉薄稅歛以兄元璿不立事之甚恭元璿曰先  
王擇賢而立君吾知恭順而已友愛彌篤晉興五年加  
尚書令六年卒傳子弘佐六年取福州是年卒以位授  
弟弘侗立二年為統軍使胡進思所廢而立其弟弘俶  
俶遷侗於衣錦軍保護獨至周世宗加天下兵馬都元  
帥助討南唐頗著勞績宋興先諸鎮賀即位及征江南  
加東面行營招討使拔唐常州宋以其有功召之入朝  
尋遣還太宗興國二年復入朝聞陳洪進納土上表乞  
解兵柄求還不許乃籍其地以獻封淮海國王又進鄧  
王是年卒

第十七卷

世系部八

諸王

梁孝王武

中山王勝

女主

漢呂太后

唐武太后

附

班婕妤

班姬

韋庶人

楊貴妃

夷狄

鳥書

卷十七目錄

金

遼

西夏州

劉氏鴻書卷之十七

明 宣城劉仲達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諸王部<sup>八</sup>

梁孝王武

孝文二年立武為代王後用賈誼策徙王梁景帝初王  
 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  
 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三年吳楚  
 齊趙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而  
 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以距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

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  
掠與漢中分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  
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孝  
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  
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  
屬於平臺得賜天子旌旗出稱警入言蹕擬於天子招  
致四方豪傑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  
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  
號曰公孫將軍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  
於闕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

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藉出入天子  
殿門與漢宦官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  
梁王爲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議格孝  
王乃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怨袁盎及  
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  
議臣十餘人天子意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  
於道覆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  
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安國皆泣諫王王乃令勝  
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王恐使鄒陽入長  
安見后兄王信說天子無竟梁事帝怒稍解時太后以

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又患之會田叔等治梁事來  
還至霸昌乃取火悉燒梁之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有  
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叔曰上母以梁  
事爲問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  
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  
然之使白太后曰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在幸臣羊  
勝之屬爲之耳謹已伏誅死梁王無恙也太后聞之立  
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旣至闕茅蘭說王使  
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關  
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  
於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  
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宮入關然帝益疎王不與同車  
輦矣後復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  
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薨  
太后聞孝王死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  
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  
人爲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爲  
帝一餐孝王未死時財以鉅萬計及死藏府餘黃金尚  
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中山王勝

勝景帝子武帝初卽位太臣懲吳楚七國行事多寃鼂  
錯之策以諸侯連城數十太彊數奏暴其過惡而諸侯  
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大牙相錯者爲  
磐石宗也今或無罪爲臣下所侵辱答服其臣使證其  
君多事以侵寃建元三年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  
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勝對曰臣  
聞悲者不可爲纍欷思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筑  
易水之上荆軻爲之低回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  
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口幻眇之聲不知涕泣  
之橫集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曠  
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宵見蟲蟲然雲蒸列布杳冥晝  
昏塵埃覆昧泰山不見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讒言之徒  
蝨生道遼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鬯不  
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  
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群臣非有葭華之親鴻  
毛之重群臣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  
斯伯竒所以流離北干所以橫分也乃以吏所侵聞於  
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  
焉其後更用王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



弟而漢爲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  
稍自分析弱小云勝爲人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  
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  
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  
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

女王

漢呂太后

高祖微時好相人呂公者見而異之故以女妻高祖是  
爲呂后而生惠帝及魯元公主方高祖爲漢王立惠帝  
爲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而幸之又生趙隱王如

意太子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己嘗欲廢之而立如  
意曰如意類我賴公卿大臣爭及用留侯策故太子得  
無易高祖崩惠帝立呂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  
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  
暮常與歾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太后聞之大  
怒曰乃欲倚女子邪乃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周昌不  
遣太后乃召趙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  
帝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掖與起居飲食數月  
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鴆飲  
之遲帝還趙王歾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

瘖藥使居鞠獄中名曰人彘居數月乃召惠帝觀人彘  
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  
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  
以此日爲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  
下留侯子張辟彊爲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  
獨有帝而哭不悲君知其解未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  
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將兵居南  
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  
脫禍矣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悅其哭乃哀乃立孝  
惠後宮子爲帝太后臨朝稱制以左丞相平爲右丞相

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  
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元年四  
月太后風大臣請王諸呂遂立諸呂爲王初張敖尚帝  
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卽位呂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  
女配帝爲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乃使陽爲有身  
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惠帝崩  
太子立爲帝立四年乃自知非皇后所出言曰太后安  
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卽爲變太后聞而患之乃幽之  
永巷托言病甚遂以幽歿而更立恒山王弘爲皇帝七  
年以梁王呂產爲相國趙王祿爲上將軍立營陵王劉

澤爲瑯琊王澤妻呂嬃女也八年皇太后崩初太后病困以呂祿居北軍呂產居南軍戒曰高帝與臣約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恐其爲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爲人所制及太后崩祿產顯兵秉政謀作亂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以祿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告兄齊王遂發兵又詐瑯琊王澤發其國兵并將而西產祿等遣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太尉勃與丞相平謀以曲周侯酈商子寄與祿書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二王此皆大

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王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亦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祿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不便計猶豫未決祿信寄與俱出遊過其姑呂嬃嬃怒曰汝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爲他人守也八月平陽侯窋見相國產計事聞郎中令質壽使從齊來見產具說齊楚合從狀卽馳告丞相平太尉勃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

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勅北軍勅復令鄴寄與典客  
劉揭說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  
軍印辭去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  
尉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  
軍皆左袒勃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  
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納相國產  
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爲亂殿門弗內  
徘徊往來平陽侯馳語太尉勃勃尚恐不勝未敢誦言  
誅之乃謂朱虛侯章曰急入宮衛帝章從勃勃請率千人  
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日晡時遂擊產產走天大風

從官莫敢鬪遂產殺之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軍  
章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其軍復告太尉勃  
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辛酉斬呂  
祿等殺呂頹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大臣  
相與陰謀以爲少帝及三弟爲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  
誅之尊立文帝

### 唐武太后

初文德皇后崩太宗聞武士彠女美召入以爲才人  
人時年方十四毋泣與之訣才人曰見天子庸知非福  
何泣也及見賜號武媚高宗爲太子時入侍悅之太宗

崩高宗卽位王皇后久無子蕭淑妃方貴幸它日高宗  
過佛廬才人爲尼才人拜見高宗而泣高宗憐之王后  
廉知之卽引內後宮欲以撓蕭妃之寵才人甚有權數  
始下辭降體事王后后喜之數稱譽於帝故得立進爲  
昭儀一旦顧幸在蕭右寢不欲爲后下矣王后性簡亢  
又不能曲事上下武氏伺后所薄必欸結之得賜予必  
以分遺由是后及妃所爲必得得輒以聞然未有以中  
也及武氏生女后就視之因顧弄而去武氏潛斃女兒  
于衾下伺帝至陽爲歡言及發衾視兒歿矣卽佯驚問  
左右皆曰后來武氏隨復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殺吾  
兒往與蕭妃讒媚今又爾邪武氏遂誣后與毋厭蠱事  
將遂廢之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及來濟瀕歿固爭帝  
猶豫未決而中書舍人李義府衛尉卿許敬宗陰佐武  
氏以偏言動帝意而相與表請昭儀爲后矣帝意決遂  
下詔廢后囚之宮中家屬盡流嶺南詔李勣于志寧奉  
璽綬進昭儀爲皇后命羣臣及四夷酋長朝后肅儀門  
內外命婦入謁朝皇后自此始帝後復念后與妃間行  
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竇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  
良姊安在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禁錮安得尊稱因流  
淚嗚咽曰陛下幸念疇昔使妾歿更生乞署此爲回心

院帝曰朕卽有處武后知之促詔杖一百剔其手足反  
接投釀甕中曰令二嫗更醉數日死誅其尸王后初奉  
詔再拜泣曰陛下萬年昭儀承恩賦吾分也良姊獨罵  
武氏狐媚翻覆我後爲猫當使武氏爲鼠扼其喉武后  
聞之詔六宮毋畜猫后又頻見二人被髮瀝血爲厲惡  
之乃徙蓬萊宮行復見厲故后多駐東都焉后城寓深  
阻柔屈不耻以就大事帝謂能奉已故披公議立之已  
得志卽盜威福施施無忌憚帝亦懦昏莫能鉗勒稍積  
不平麟德初后召方士入禁中爲蠱祝帝怒召上官儀  
趣草詔廢后左右馳以告儀從帝所自訴詔草猶在

帝羞縮不能辭乃曰上官儀教我后遂諷許敬宗構儀  
殺之初元舅長孫無忌及大臣褚遂良等怫旨不閱歲  
相繼屠覆至是誅儀則政歸房惟天子拱手矣群臣來  
朝及四方章奏咸稱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帝與后偶  
坐帝晚益病風天下事一付后后因令學士密裁可奏  
議以分宰相權故時人謂爲北門學士上元元年進號  
天后天后遂廢太子忠立子弘爲太子已又酖殺弘而  
立雍王賢已又廢太子賢爲庶人幽於別所而立子哲  
是爲中宗高宗崩中宗卽位侍中裴炎等受遺輔政光  
宅元年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而授乳媪子五

品官炎固執不可中宗怒曰我意讓國與玄貞豈不可  
何惜侍中邪炎懼因與武后謀廢中宗爲廬陵王更立  
豫王爲皇帝后命左金吾將軍丘神勣詣巴州檢校故  
太子賢宅以備外虞其實風使殺之神勣至逼賢自殺  
而遷廬陵王於房州改元光宅旗幟皆從金色改東都  
爲神都武后旣廢中宗又立睿宗實亦囚之於是諸武  
擅權誅殺唐宗室子孫天下憤怨李勣孫敬業坐職貶  
客揚州失職悵望遂謀起兵以匡復廬陵王爲詞傳檄  
州縣其略曰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克  
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  
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於暈翟陷吾君於聚麀  
殺姊屠兄弑君鳩毋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包  
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  
之以重任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試觀今日之  
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而問或對曰駱賓王  
太后曰宰相之過也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遣  
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往擊破之斬敬業而夷其黨  
后姪武承嗣請立武氏七廟炎以呂氏事諫諍不可后  
曰呂氏之王權屬生人今追崇先世存亡迹異安得同  
哉承嗣又諷太后盡誅韓王魯王等以絕宗室之望炎

復固爭后愈怒炎乃謀乘太后出游龍門欲以兵執之使還政天子會久雨太后不出而止及敬業兵興炎曰天子年長矣不豫政故監子有辭今若復子明辟賊當不討自解后怒乃捕炎送詔獄鳳閣侍郎胡元範及納言劉齊賢諫曰炎社稷臣悉心事上天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若炎反臣輩亦反矣后曰朕知炎反卿輩不反遂斬炎時單于道安撫大使程務挺亦密表爲炎申理太后又遣裴紹業卽軍中斬之他日后召群臣廷數之曰朕輔先帝踰三十年憂勞天下爵位富貴朕所與也天下安佚朕所養也先帝棄群臣以社稷爲託不敢愛身而知愛人今爲戎首者皆將相大臣何見負之遽乎且受遺老臣仇扈難制有若裴炎乎世將種能合亡命有若徐敬業乎宿將善戰有若程務挺乎彼皆人豪朕能戮之公等才能過彼則早爲之不然謹以事朕無自悔也垂拱元年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圖已又自以久專國事宗室大臣多怨望不服非大誅殺無以示威乃盛開告密有告密者供馬給食使請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名見無實者一切不問又畏天下有謀反逆者詔許上變在所給輕傳供五品食以至京師凡言變者吏皆不得呵詰故上變者徧天下人人屏息無敢私議



有胡人索元禮因告密召見耀爲遊擊將軍令案制獄  
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后又數召見賞賜之以張其  
權於是周興來俊臣侯思止王弘義之徒相與私畜無  
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爲事矣俊臣與萬國俊共撰羅織  
經數篇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  
節酷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歾豬愁求破家反是實  
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凰曬翅或以物  
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椽或使跪捧枷累斃其  
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  
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繩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轂  
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於是詔毀乾元殿爲明  
堂以浮屠薛懷義爲使督作懷義佯往洛陽市千金公  
主嬖之上言可入侍太后召與私悅之遂使祝髮爲浮  
屠時柄去王室大臣重將皆撓不得逞宗室孤外無寄  
足地於是武后遂潛謀革命矣時魏玄同平章事素與  
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奏玄同言  
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爲耐久太后怒賜歿于家或謂  
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與得召見乎玄同曰人殺鬼殺  
亦復何殊又殺彭州長史劉易從易從素忠謹將刑吏  
民憐之遠近奔赴兢解衣投○曰願爲長史求冥福有

司平準其值直十餘萬載初元年太后自名璽改詔書  
爲制書置制獄於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王弘  
義戲呼爲例竟門朝士人人自危或因入朝密遭掩捕  
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法官競爲深酷唯  
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  
必死遇徐杜必生武承嗣又使周興羅告澤王上金許  
王素節謀反徵詣行在素節在道聞遭喪哭者歎曰病  
死何可得乃更哭邪至龍門縊殺之上金自殺悉誅其  
諸子及支黨又殺南安王頊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  
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盡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嶺

外又誅其親黨數百家太后知威柄在已因大赦改  
號周自稱聖神皇帝旗幟尚赤以皇帝旦爲皇嗣改姓  
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復給事中鳳閣侍郎宗秦客  
檢校內史秦客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爲內史期年之中  
歷衣青綠朱紫故時人謂之四時仕宦焉天授二年酷  
吏周興有罪流嶺南爲仇家所殺長壽元年后引見存  
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  
事中次者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  
此始時人謂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擢推試  
御史盜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麴心存撫使

鴻書  
四  
眯目聖神皇爲御史紀先知所擒劾其誹謗朝政太后  
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時拾遺張德生男私宰  
羊飲宴同僚補闕杜肅懷肉上表以聞明日太后謂德  
曰聞卿生男何從得肉德叩頭請罪太后曰朕禁屠宰  
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因出表示之肅大慙  
先時太后任用酷吏所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大臣數  
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  
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陰捕族誅故告密者日  
衆太后亦厭之乃詔御史嚴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  
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爲之不振右補闕朱敬則又以

爲言太后善之故制獄稍衰惟行淫不止張易之昌宗  
兄弟出入禁中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爭執轡筆號易  
之爲五郎昌宗六郎聖曆元年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  
使人說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異姓爲嗣者太后意  
未決狄仁傑李昭德每從容言於太后由是無立承嗣  
三思意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爲控鶴監供奉易之兄  
弟親狎之頊說二人勸后立廬陵王以保富貴二人承  
間言之太后太后乃託言廬陵王有疾詔王及其妃諸  
子詣行在所治療王至神都皇嗣且固請遜位于王乃  
復立廬陵王哲爲太子久視元年狄仁傑薦張柬之爲

秋官侍郎太后信重仁傑群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薨太后哭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太后輒嘆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長安元年蘇安恒上疏請傳位太子二年復上疏言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曰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實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爲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以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

罪太后以崔玄暉爲天官侍郎玄暉性介直執政惡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暉曰聞卿改官令史設齋自慶比欲盛爲姦貪耳今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長安四年后又以崔玄暉同平章事后每宴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樗博爭道爲笑樂或謔言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后使被羽裳吹簫乘寓鶴裴回庭中如仙去狀詞臣爭爲賦詩有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后復詔昌宗卽禁中論著引李嶠張說宋之問等二十有六人撰三教珠英以神都副留守楊再思爲內史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兒也嘗召公卿宴集酒

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卽剪紙貼巾  
反披紫袍爲高麗舞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  
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耳是年張柬之  
同平章事柬之崔玄暉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  
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已密謀誅二張矣柬之謂右羽  
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  
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爲二豎所危將軍不  
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因指  
天自誓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琰同泛江  
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  
之爲相引元琰爲右羽林將軍謂之曰君頗記江中之  
言乎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爲左右  
羽林將軍委以禁兵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柬之彥  
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癸卯柬之玄暉彥範  
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至玄武門遣  
多祚湛及駙馬都尉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太子疑不  
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人神同憤二  
十三年矣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誅凶豎  
復社稷願殿下整至玄武門以副羣望太子曰凶豎當夷  
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怛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

狗社稷殿下柰何欲納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耶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李湛義府之子也太后見之曰汝亦爲誅易之將軍邪我於汝父子不薄又謂崔玄暉曰他人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玄暉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也於是收同休昌儀等皆斬之中宗卽

位太后徙居上陽宮李湛留宿衛是時后崩年八十一吉頊性陰克敢言事舉進士及第來俊臣下獄司刑以死狀聞旣三日猶不下頊從武后游苑中因閒言俊臣狀入不出人以爲疑后曰朕以俊臣有功徐思之耳頊曰俊臣誣殺忠良罪惡如山國蠹賊也尚何惜於是斬俊臣突厥陷趙定授頊檢校相州刺史募兵制虜頊力辭武后曰賊方走藉卿坐鎮耳初高宗時太原溫彬茂死封一笥書諉其妻曰吾死後須年及垂拱獻之垂拱初妻上其書言后革命及突厥至趙而去等事故后知之頊善張易之性又彊敏故后以爲腹心頊因勸易之

請迎立廬陵王以自固及見后復援古引今以奏后怒  
曰卿所言朕既聞之無多言昔太宗有馬名師子驄衆  
莫能制朕時侍衛言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  
鐵槌三七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槌槌其首又不服則  
以匕首斷其喉今日卿豈足汚朕匕首耶

班婕妤

附

婕妤成帝初卽位選入後宮時爲少使俄而大幸爲婕  
妤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  
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  
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

古者樊姬今有班婕妤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德行  
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爲婕妤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  
起迺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  
從自微賤 興班婕妤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  
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對曰妾聞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  
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愆之何益故不爲也  
上喜其對憐閔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婕妤恐  
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婕妤退處東宮作  
賦自傷悼至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姬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昭作女誡七篇其辭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箒于曹氏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男能自謀矣吾不

復以為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耻宗族間有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卧之牀下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日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夫婦第二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敬慎第三鄙諺云生男如狼猶恐其虺生女如鼠猶恐其虎故曰敬順之道



婦之大禮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媒黷  
媒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  
侮夫之心生矣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  
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侮夫不節  
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和親  
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  
盡其廢夫婦離矣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  
婦容三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  
婦容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  
必功巧過人也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  
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夫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故女  
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  
之夫不可不求其心也曲從第六夫物有以恩自離者  
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  
自破者也然則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  
猶宜順命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  
可賞和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  
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知  
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馬融善  
之令妻子習焉昭塔妹曹豐生亦有才惠爲書以難之

辭有可觀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韋庶人

附

中宗嗣聖立韋氏爲后及在房陵與韋同幽閉情愛甚篤中宗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韋止之曰禍福無常寧失一死何遽如是及再卽位韋遂干預朝政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朝邑尉劉幽求亦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二人

俱不聽時三思子崇訓尚安樂公主韋氏又與上官昭容爲市方敬暉等誅二張時三思懼因上官昭容入請得幸於韋氏韋氏遂與三思通三思或升御床與韋博戲中宗從旁爲之典籌其無耻如此遂因韋氏潛入宮內反易國政凡彥範等所斥去者遂已召還起毬場苑中令文武三品分朋爲都中宗韋氏臨朝而戲武崇訓以帝婿與駙馬都尉楊慎交注膏築場以利其澤所爲如此時張柬之等方數勸上誅諸武柬之等旣不知中宗之昏又不知三思之狡至是或撫床歎憤或彈指出血曰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

威耳今如此復柰何於是反畏三思之讒乃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爲耳目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反爲三思用矣是又不知湜之爲何如人也先是御史鄭愔諂事二張二張敗貶宣州叅軍坐贓亡入東都謁三思初見三思哭甚哀旣而大笑三思怪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大王將戮歿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寵幸然彼五人者皆據將相之權廢太后如反掌耳今大王尚晏然自以爲泰山之安此愔所以爲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卽引爲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爲三思謀主矣

三思與韋氏日夜譖暉等因爲上畫策封暉等爲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中宗以爲然故三思竟以計殺五王非三思之能五王之愚也先是楊元琰知三思用事請棄官爲僧上不許敬暉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髡去胡頭豈不妙哉元琰多鬚類胡故暉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請非敢漫也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二年處士京兆韋月將上書告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中宗大怒命斬之宋璟奏請推按中宗益怒不及整巾屣履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斬乃猶未邪璟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

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不服中宗不許璟曰必欲斬  
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中宗怒少解乃命  
與杖流嶺南而廣州都督周仁軌卽斬月將以媚三思  
矣三思旣殺五王權傾人主嘗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  
善何者謂惡但於我善者則爲善人於我惡者則爲惡  
人耳景龍元年太子重俊舉兵殺三思崇訓已而兵敗  
被殺侍御史冉祖雍等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與重俊  
通謀上召御史中丞蕭至忠使鞫之至忠泣曰陛下富有  
四海不能庇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之乎相王昔爲  
皇嗣固請於則天以天下讓陛下此海內所共知柰何  
以祖雍一言而疑之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經武  
韋之世竟得免於難景龍四年叅軍燕欽融上書皇后  
淫亂與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等圖危社稷中宗召  
而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中宗默然宗楚客  
卽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于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  
大呼稱快中宗以此怏怏不悅由是韋氏及其黨始有  
邪謀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光祿少卿楊珣以善烹  
調皆出入宮掖得幸恐事泄并誅安樂公主又欲韋氏  
臨朝自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進毒六月中宗崩立其  
少子温王重茂韋氏臨朝楚客上書稱引圖讖謂韋氏

宜革唐命欲害少帝及相王相王子臨淄王隆基在京師謀先事誅之或謂隆基當先啓相王而後行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徇社稷事成歸王不成以身歿之不欲以累王也今啓而見從則王預危事不從將敗大計隆基遂勒兵玄武門韋氏安樂公主武延秀皆歿時少帝尚在太極殿劉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因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諸門凡爲韋氏所親信者皆斬比曉內外已定隆基乃出見相王叩首謝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墜汝之力也乃以少帝制傳位相王相王遂卽皇帝位

### 楊貴妃

楊貴妃蒲州楊玄琰之女也初選爲壽王妃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庭無當意者或言妃美帝乃召內禁中賜號太真更爲壽王聘韋昭訓女而太真得幸天寶初進册貴妃追贈父玄琰太尉擢叔玄珪光祿卿宗兄銛鴻臚卿錡侍御史尚太華公主王惠妃所生最見寵遇而釗亦浸顯釗國忠也三姊皆美劭帝呼爲姨封韓虢秦三國爲夫人出入宮掖恩寵聲焰無比每十日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爲隊隊各一色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銛秦國早歿獨韓虢與國忠貴最

久而虢國素與國忠亂明爲人知不耻也及帝西走至馬嵬陳玄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已歿軍不解帝遣力士問故曰禍本尚在帝不得已與妃訣引而去縊路祠下虢國及國忠妻裴柔等奔陳倉縣令率吏追之虢國先殺其二子柔曰句我歿卽并其女刺殺之乃自剄

夷狄

金

女真蓋古肅慎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源於夷狄中最微且賤隋開皇時入貢其族分六部有黑水部卽今女真唐開元中其酋來朝訖唐世貢不絕

五代時遼阿保機吞北方三十六蕃此其一也阿保機慮其爲患誘遷豪右數千家於遼陽分其勢使不得與本國相通謂之合蘇館者女真是也其後烏古廼卒子劾里鉢嗣及劾里鉢疾篤呼弟盈哥謂曰烏雅束柔善若辦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劾里鉢有子十一人烏雅束其長阿骨打其次也及頗刺淑歿弟盈哥嗣盈哥歿兄子烏雅束嗣烏雅束歿阿骨打襲位遼使使往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吊而乃以爲罪乎遼主患其辭強遂發諸軍自爲備阿骨打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必先發制之遂

率諸部兵會于來流水且戰且前將至遼界阿骨打之  
子幹本與數騎陷遼圍中阿骨打救之免胄而戰或自  
傍射之阿骨打顧見射者一矢而斃勇氣百倍遼軍大  
奔寧江州陷初女真部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爲兵平居  
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令諸部徵之遼人常言女真兵  
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焉阿骨打旣屢勝遼其弟  
吳乞買勸稱帝不許粘沒喝等復以爲言阿骨打乃卽  
皇帝位國號大金改元收國九月金主攻黃龍府次混  
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觀  
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旣濟使舟人測渡  
處深不得底由是遂克黃龍府十二月金人聞遼  
親征下詔有女真作過大軍剪除之語金主乃曰與  
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今天祚親至非人人歎戰莫能  
當也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在焉敗  
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  
潰初女真無步卒惟騎兵千餘刻小木牌係人馬爲號  
五十人爲一隊前二十人重甲持矛後三十人輕甲操  
弓矢每遇敵必二人躍馬而出以觀陳之虛實四面結  
隊而持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分合出入  
應變周旋人自爲戰所以恒勝七年遼主至應州新城

東六十里爲金將婁室等所獲遼遂亡金主亦殞宋徽宗宣和五年金太宗吳乞買攻宋汴京京城陷金幹雖不勸徽宗及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等由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輿等由鄭州去金主歿兄孫亶立亶卽位委政於粘沒喝以完顏亮平章事亮爲人慄急猜忌殘忍自以已與金主同爲太祖孫常懷覬望天德三年金主亮殺亶自立徙都燕旣又南侵謀遷汴適亮又爲其下所殺金主乃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忠建爲報諭宋國使告卽位大定十七年高麗致貢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金主曰小國無能辨識誤以爲玉耳大定二十九年金主雍卒孫璟立世宗在金最爲賢主以夫人烏林答氏守節而歿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尚書省奏大興府推官蘇德秀爲禮部主事世宗曰朕嘗語卿百官當使久於其職彼方任理官復改戶曹尋又除禮部人才豈能兼此若久於其職中材亦勝新人事旣經練自能有濟又言凡稱政有異跡者謂其斷事有軼才也若止清廢此乃本分以貪汙者多故顯其異耳璟卒衛王永濟立永濟世宗第七子也永濟嗣位有詔至蒙古蒙古主問曰新君爲誰使曰衛王也蒙古主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



此等庸懦亦爲之邪卽乘馬去六年秋胡沙虎弒永濟而立昇王珣十六年金主珣卒子守緒立六年金主守緒走蔡州金遂亡

遼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及阿保機爲王最雄勇北侵室韋女真西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爲皇后置百官改元神冊述律后勇多權變阿保機常度磧擊党項留述律后守其帳黃頭室韋乘虛合兵掠之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奮擊大破之由是

名震諸夷時韓延徽使契丹契丹主怒其不拜留延徽使牧馬延徽幽州人素有智畧述律后言於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比今之賢者柰何辱之契丹主召與語悅之遂以爲謀主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府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懇藝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少頃之延徽逃奔晉陽李克用欲置之幕府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遂復入契丹契丹主見其至大喜及克用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克用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爲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

世契丹不深入爲寇延徽之力也阿保機卒述律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之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而立中子德光爲天皇王石敬瑭有異志欲結契丹爲援契丹主遂滅唐因作冊書命敬瑭爲大晉皇帝敬瑭卽皇帝位割幽冀瀛涿朔蔚等十六州以爲契丹仍歲輸帛三十萬匹後契丹主又滅晉永康王元欲立自稱天授皇帝已而燕王述軋殺元欲而自立述律后又討殺述軋而代之故數年之間不暇南侵至郭威篡漢稱周嗣主榮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至益津關契丹守將以城降至馬橋關契丹守將姚內斌以城降周主遂入瓦橋關契丹莫州刺史以城降及李重進等引兵繼至契丹瀛州刺史等皆舉城降於是關南悉平將議取幽州以周主不豫而止至宋太宗平太原乘勝取幽冀反爲契丹將耶律休哥等所敗而還先是宋欲遂取幽州李昉張齊賢力陳其未可皆不聽故敗雍熙三年宋復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將兵伐契丹戰於岐溝關敗績楊業歿之太宗以業旣歿訪近臣可知代州者乃以張齊賢爲之使與潘世美同領緣邊兵馬時契丹主隆緒及蕭太后帥衆南下

宋瀛州部署劉廷讓戰沒契丹復薄代州城齊賢選廂  
軍出敵乃伏步卒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是後契丹屢  
爲邊患宋遂日以削弱矣真宗咸平六年副都部署王  
繼忠與契丹戰於望都契丹執繼忠以去景德元年契  
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復大舉入宋賴寇準請真宗幸  
澶州親征乃許講和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  
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士安請按邊要選  
守將以馬知節知定州楊延昭知保州又以李允則知  
雄州孫全照知鎮州以契丹修好則有慶吊之使置國  
信司主其事慶曆二年元昊反契丹欲乘釁取瓦橋關  
以南十縣及晉陽之地先遣劉六符來致書取故地問  
興師伐夏之故賴呂夷簡奏富弼爲接伴使報聘不  
通好英宗時契丹改國號遼神宗熙寧七年遼以河東  
路沿邊侵界使蕭禧來言神宗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  
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不能屈謾曰以數里地而輕絕  
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  
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乃還神  
宗以問王安石王安石大言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  
詔於分水嶺爲界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爲異日興兵之  
端云

西夏州

夏本勃勃建都地遂以名州唐隸之朔方德宗時割銀綏二州更置節度至僖宗有拓跋思恭者党項羗也爲宥州刺史因進據之時黃巢陷長安車駕幸蜀鄭畋傳檄諸道合兵討賊思恭糾夷夏討賊進屯武功僖宗還都賜姓李氏歿傳弟思諫唐末爲楊崇本所攻告急于梁全忠遣劉知俊抹之遂附於梁歿傳弟彛昌於朱溫之四年爲亂軍所殺其叔仁福傳於彛殷彛興宋太祖乾德四年封夏王數傳至繼捧太平興國七年獻其地其弟繼遷亡去繼遷托言出葬乳母糾合戎人據夏州

之地斤澤遣田仁朗討之部署已定被詔徵還繼遷遂得逸去後又遣繼捧往招之不從降契丹踰年詭言請降詔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至真宗欲撫之以德并以夏綏宥靜與之保吉得地益驕四年陷清遠軍五年陷靈州六年陷西涼爲潘羅支所敗中流矢歿子德明來告哀鎮戎軍曹瑋請乘其國危子弱討而擒之不報越三年奉誓表請降詔以爲定難節度使封西平王仁宗六年遣其子元昊襲回鶻甘州取之然終其身不復擾邊及元昊嗣位其臣宋輒戒之曰宋恩不可忘也元昊曰英雄自當霸王耳及德明歿元昊代二年

反攻環慶四年攻唃廝囉破其青唐宗哥諸城五年侵回鶻瓜沙肅州悉有武威張掖酒泉燉煌諸郡靈鹽會勝甘涼諸州洪定威龍諸堡地方萬里分境內爲三十州河南州九曰靈洪宥銀夏石塩南威會河西州九曰興定懷永涼甘肅沙熙秦瓜河外州四曰西寧樂廓積石依賀蘭山爲固置十二監軍六年稱帝于夏州八年改廷州殺總管劉平執石元孫以歸九年攻渭州任福王珪等歿之八月取豐州九年攻鎮戎軍殺總管葛懷敏十年上書請和更名曩霄稱子而不稱臣詔許之歲賜絹十萬疋茶三萬斤後銀綺絹茶益至二十五萬

五千踰年契丹党項諸部附之契丹因伐夏爲元昊所敗遂與之平與宋并冊之爲夏國王十四年納其子寧令哥之婦爲令哥所刺中傷而歿其將訛龐沒令哥立諒祚諒祚方期歲三大將分治國事時議欲以節鉞加其三大將使分其國程琳不可而止言者謂其失機會云後二年三年皆爲契丹所伐獲諒之母于賀蘭以歸十六年攻環慶爲宋將所敗十七年宋人取綏州因誘殺其知軍楊定是年歿子秉常來告哀仍以夏國王冊之二年攻秦州請納安遠塞門二砦以爲綏州不得四年復攻環慶五年宋人城其囉兀乃攻撫寧以報之十

二年宋命李憲會五路之師取吳州先復蘭州及米脂城清遠軍至靈州不克而還十三年宋城永樂尋攻陷之十四年攻宋蘭州求平不得十五年復攻蘭州十六年宋冊其子乾順爲王四年歸永樂之俘宋以米脂四砦畀之八年攻鄜延九年宋城平夏築城于要害處凡五十餘所十年攻平夏大敗於宋至是始不振矣十五年攻涇原又攻鄜延十六年與宋平二十四年宋敗之古骨龍又攻其臧底河夏遂大掠蕭關二十五年宋屠其多泉城夏亦屠其靖夏城二十七年敗宋兵於統安城殺其將劉法三十二年與金通三十三年稱藩于

金金割下寨以吐陰山以南地與之三十五年取宋天德雲內諸城金人襲取之又取宋西安州及懷德軍高宗時乘宋衰用敵國禮至四十四年乾順歿子仁孝立軍政益衰國內多亂有任得敬者抗禦有功遂相夏國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圖篡立誣殺近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不得已分西南路及靈州囉龐嶺地與之使自爲國且上表于金主爲之求封金主以問宰相皆以爲事繫本國我何與焉金主曰彼逼賊臣非本意也遂不許尋爲仁孝所殺立學校於國設小學於禁中據國五十五年自是益衰歿子純佑代十二年其族弟

李安全廢之而自立初年卽爲蒙古所攻三年蒙古入  
靈州安全請降獻女爲好怨金不救侵其葭州兵敗乃  
還又二年歿族子遵頊立三年取金涇州九年約宋攻  
金十年取金會州金遣使議和十一年取定西西寧十  
八年蒙古復攻夏遵頊傳其子德旺自號上皇三年蒙  
古取甘肅西涼十一月取靈州四年復來攻城邑多降  
德旺憂悸而歿弟子覲嗣又一年蒙古執覲以歸夏亡  
十一傳二百七十三年

劉氏鴻書卷終

第十八卷

世系部九

臣紀 文武名臣一

周公

太公

管仲

孫武子

范蠡

張良

霍光

馬援

李膺

諸葛亮

關羽

卷十八目錄終

鳥書

卷十八目錄

一

劉氏鴻書卷之十八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臣紀部 九

文武名臣

魯周公

周公名旦文王第四子武王之弟元聖多才佐武王  
定天下及武王有疾公告於太王王季文王請願以身  
代武王死既得吉卜武王疾瘳及武王崩成王幼公攝  
政代成王當國負宸以朝諸侯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



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誅管蔡避居東都三年不歸  
乃作鴟梟之詩以貽王王不悟是歲秋天大雷雨疾風  
禾盡偃大木斯拔王啓金縢之書得周公代武王之說  
執書以泣曰昔公勤勞王家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  
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  
出郊天乃大雨反風禾盡起公既歸乃制禮作樂作豳  
風之詩以教成王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感發  
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於耜四之日  
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又作無逸之書曰  
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  
逸乃諺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乃成王  
長周公北面居臣位承武王之志營成周於洛邑將告  
歸成王留之治洛遷殷頑民於洛作多士多方之書以  
告殷民作立政周官之書以告成王治洛凡七年成王  
封其子伯禽於曲阜爲魯國今山東兗州是侯爵及伯  
禽就國公戒之曰慎毋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  
之弟成王之叔公又相天下嘗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  
哺以下天下之士吾聞德行恭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  
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

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  
守之以淺者智汝惟守此六者之謙德而已公將沒遺  
命曰必葬我於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及卒成王乃  
讓公葬於畢以明已不敢臣周公焉

### 太公望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平水  
土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字子牙夏  
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爲庶人尚其後苗裔也  
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嘗屠牛於朝歌賣  
飯於孟津其窮困年老矣聞西伯善養老乃西歸於周

釣渭上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驪非虎非羆  
而王者之輔也遂出獵渭濱至於磻溪見老父釣西伯  
問之曰叟樂此耶對曰君子樂行其志小人樂供其事  
吾非樂於漁者也西伯謂左右曰得無是乎因載以歸  
與論政事大悅之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  
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  
望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將亡之國  
富倉府西伯曰吾願富其民於是發倉粟賑孤獨以望  
爲師西伯脫姜里歸望左右之德孚政平虞芮質成於  
是伐崇密須大夷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文王崩

武王卽位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尚父  
左仗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  
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  
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遂還師居二年紂殺王子  
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  
盡懼惟太公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  
誓於牧野伐紂紂師敗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明  
日武王立於社羣公奉明水衛康叔封布采席師尚父  
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財發鉅橋  
之粟以賑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脩周政與  
天下更始大都師尚父之謀居多於是武王封師尚父  
於齊營丘東就道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  
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  
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  
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  
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  
而人民多歸齊齊爲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  
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  
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汝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爲大  
國都營丘

管仲

仲字夷吾穎上人也少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  
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  
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糾死管仲囚  
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旣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  
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  
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  
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  
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

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  
爲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  
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旣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  
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  
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旣任政相齊以區區  
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  
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  
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  
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權衡

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玷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稱春秋第一流人焉

### 孫武子

武子者齊人以兵法見吳王闔廬闔廬曰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台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趨使使下令曰寡人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旣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二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

洪書  
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  
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旣整齊王可試  
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  
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  
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強楚入  
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范蠡

蠡字少伯楚之二戶人事越王勾踐旣苦身戮力與勾  
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耻北渡兵於淮以  
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

軍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爲人  
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爲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  
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旣  
以雪耻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  
之不然將加誅於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  
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  
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  
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致  
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  
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

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  
行以去止於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可  
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要約父子耕畜發居候  
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  
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  
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之千金之子不死  
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  
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  
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  
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  
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  
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於莊生所聽其所  
爲慎無與爭事長男旣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  
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至千金如其  
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卽弟出勿問所以然長  
男旣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  
事者莊生雖居窮然以廉直聞於國皆師尊之及朱公  
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朱公  
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  
言某星宿害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歎以

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  
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  
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  
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爲  
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出邪長男曰固未也初  
爲事弟弟今議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  
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自入室取金持去莊生前言某  
星事王言欲以脩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  
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  
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

不聽耳奈何出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  
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  
人盡哀之惟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  
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  
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鬼  
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各前日吾所爲欲遣  
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  
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  
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  
於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張良

良字子房韓人其大父開地父平五世相韓方秦滅韓良年少未宦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秦皇帝東見倉海君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大索天下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間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去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項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異日孺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也遂去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居下邳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遂屬焉曰沛公殆天授及項梁立楚懷王良說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沛公

從雒陽南山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  
雄軍乃令韓王成留守楊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  
關沛公欲擊秦燒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強臣聞其將屠  
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  
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  
秦將秦將果叛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  
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  
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秦王子嬰  
降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  
留居之樊噲諫不聽苦爭之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

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  
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固要項伯見沛公  
沛公與飲爲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  
所以距闕者備他盜也漢元年正月沛公爲漢王王巴  
蜀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  
厚遺項伯使請項王遂得漢中地良送至褒中遣歸韓  
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  
以固項王意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  
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  
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

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爲侯殺之彭  
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還定三秦東擊楚至彭城敗  
而還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  
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  
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卽欲捐之捐之  
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隋何說九江王布而使  
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  
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時時畫策從漢  
王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  
食其勸立六國後漢王曰善趣刻印其未行張良從外  
來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請藉前箸爲大  
王籌之漢王聞良籌畫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  
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爲齊王漢王  
怒張良說漢王使授齊王信印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  
南戰不利而壁固陵漢王用良計諸侯皆至語六年封  
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  
里外子房功也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  
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  
三萬戶乃封留侯卽道引不食穀歲餘上欲廢太子立  
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

君嘗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  
侯曰始上數在困急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  
太子骨肉之間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不能致者天  
下有四人皆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  
上高此四人今能令太子固請宜來時時從入朝令上  
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卑辭厚禮迎到此四人四人至客  
建成侯所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  
太子留侯諫不聽叔孫太傅以死爭上猶欲易之及燕  
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  
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曰東園公丹

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幸逃  
我今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臣等  
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  
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  
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  
示曰羽翼已成難動搖矣戚夫人泣上起去罷酒竟不  
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乃稱曰家世  
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彊秦天下震動  
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  
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會高帝崩呂后

德留侯乃彊食之後八年卒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  
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  
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

### 霍光

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弟也去病死後光出入禁闈  
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征和二年衛太子爲江  
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  
姬鉤弋趙婕妤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  
臣惟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  
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

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  
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  
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  
磾爲車騎將軍皆拜卧内床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  
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一決  
於光光爲人沉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晳疏眉目美  
鬚髯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  
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皆已出天下想  
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  
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

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元  
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  
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  
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者光乃以  
其書示丞相敞等卽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  
府樂成等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旣  
至卽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  
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  
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延年曰  
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  
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  
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  
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  
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  
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  
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  
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今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  
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能旋踵羣臣後應  
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  
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

鴻書  
大將軍令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  
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  
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  
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頃之有太  
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  
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  
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  
與羣臣連名奏王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  
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  
詔廢安得天子乃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

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慙不任漢事  
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  
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  
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入朝會丞  
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  
子不在議中近親惟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  
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皇太后詔曰可光遣  
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迎入未央宮  
見皇太后封陽武侯光卽奉上皇帝璽綬謁高廟是爲  
孝宣皇帝光自後元秉政及上卽位乃歸政上謙讓不

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光每朝見上虛已歛容  
禮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  
駕自臨問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其喪

### 馬援

援字文淵茂陵人其先趙奢爲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  
因以爲氏援三兄况余員並有才能援年十二而孤少  
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欲乃辭况欲就邊郡  
田牧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  
後爲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囚而重罪援哀而縱之遂  
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役屬數百家嘗謂賓客曰丈

夫爲志窮當死堅老當益壯旣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  
千頭穀數萬斛乃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  
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王  
莽末四方兵起援避地涼州隗囂甚敬重援時公孫述  
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閭相善以爲  
旣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  
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  
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  
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援賓客皆樂  
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



圖成敗反修飭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  
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  
意東向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  
德殿世祖笑迎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  
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  
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  
進臣臣今遠來陛下可知非刺客奸人而簡易若是帝  
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  
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  
有真也帝以爲待詔使大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

隴右援說囂曰前到朝廷每接讌語才明勇略非人敵  
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  
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  
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然雅信援故遂遣  
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會隗囂用王元  
計意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囂怨援背已得書增  
怒遂發兵距漢援乃爲帝極陳滅囂之術帝因使援將  
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羗豪爲  
陳禍福以離囂黨八年帝自西征囂至漆援因說隗囂  
將帥有土崩之勢進兵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

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囂衆大潰九年拜援爲大中大夫副來歙監諸軍平涼州自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援乃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皆詣援降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今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援因奏爲置長史繕

城郭起塢埃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十二年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殺長史援復將兵擊之至氐道縣羌在上山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寇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也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常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

下伏視事六年徵入爲虎賁中郎將援爲人美鬚髮眉  
目如畫聞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  
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  
屬耳忘倦又善論兵帝嘗曰伏波論兵與我意合後交  
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以援爲伏波將軍討之援  
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與賊戰破之遂斬徵側徵  
貳傳首洛陽援擊牛醢酒勞饗軍士二十年秋振旅還  
京師初援軍還將至故人多出迎援謂平陵孟冀曰昔  
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今我微勞猥  
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長久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  
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  
何能卧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  
矣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因請行烏桓候者見  
漢軍至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援嘗有疾梁松來候獨  
拜牀下援不荅松帝貴壻也二十四年武陵五谿蠻夷  
反援復請行時援年六十二矣帝愍其老未許援自請  
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  
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  
臣孫永等征五谿軍行有兩道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  
從充則塗夷而運遠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

不如進壺頭搯其喉咽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  
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  
遂困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  
以觀之左右哀其壯莫不爲之流涕帝乃使虎賁中郎  
將梁松乘驛責問援會援病卒松懷宿恨遂因事陷之  
帝大怒追救援新息侯印綬先是援在交趾常茹薏苡  
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  
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  
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坐裁買城西數畝  
地藁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吊獨有同郡朱勃詣闕上

書白援會嚴敦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出松  
書示之方知所坐由松也卽上書訴寃前後六上辭甚  
哀切然後援得歸葬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  
援兄况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况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  
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及援爲將  
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  
侮之勃愈自親援及援遇讒亦唯勃能終白焉永平初  
援女立爲皇后顯宗圖畫功臣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  
及援建初三年肅宗追策謚援曰忠成侯援四子廖防  
光客卿客卿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接應諸公嘗有死罪

亡命者來過客卿客卿匿之外若訥而內沈敏援甚奇  
愛故以客卿目焉援卒後客卿亦夭沒

### 李膺

膺字元禮潁川人膺性簡亢惟以同郡荀淑陳寔爲師  
友初舉孝廉轉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破  
走之未幾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餘人荀爽  
嘗就謁膺旣還喜曰今日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永  
壽二年鮮卑寇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爲度遼將軍  
羌虜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膺聲振  
夷域拜爲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

至殺孕婦聞膺至懼罪逃還京師匿兄讓第合柱中膺  
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卽殺之  
讓訴於帝有詔詰聞膺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於  
京師春秋是焉禮云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  
從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滿一  
旬私懼稽留爲愆不意反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  
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然後退就鼎鑊帝顧謂  
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是時朝廷日亂綱紀頽弛  
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各爲登龍  
門帝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卽位擢福爲尚

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  
規矩房伯武○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各  
樹朋徒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  
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爲功  
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  
惡如讎於是二郡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  
蓋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二  
萬餘人郭泰賈彪爲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  
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  
秀王叔茂於是中外承風兢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  
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宛有富賈張泛者頗以賂遺  
中官得顯位用勢縱橫岑晊與賊曹吏張牧勸成瑨收  
捕泛旣而遇赦瑨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  
人然後奏聞小黃門趙津貪橫放恣太原太守劉瓚使  
郡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  
泛妻上書訟寃帝大怒徵瓚瓚皆下獄竟死獄中瓚瓚  
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故天下惜之岑晊張牧逃竄  
獲免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  
督促收捕旣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宦官  
敎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

徒更相馳驅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案經三府大尉陳蕃卻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不肖平署帝愈怒遂策免蕃而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陳蕃既免朝臣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賴賈彪出身西說竇武霍諝等使訟之膺等亦頗引宦宦子弟宦官懼請以天時肆赦膺等乃得免歸居鵝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穢朝廷希之者唯高以茂更共相標榜爲稱號而以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杜密等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等爲八顧

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暉劉表等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向張邈等爲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獨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爲書貽膺曰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沉與時升降頃之帝崩陳蕃爲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謀誅諸宦故引用天下名士以膺爲長樂少府及陳竇敗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邪爲儉所棄承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

圖危社稷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  
諸鈎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翬超劉  
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  
以爲鈎黨對曰鈎黨者卽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爲惡  
而欲誅之邪對曰皆相舉羣輩欲爲不軌上曰不軌欲  
何如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於時鄉人謂膺曰可  
以去矣對曰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  
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侍  
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爲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  
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藉苟

免自表免歸自黨禍起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  
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  
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名士亡非其罪縱  
在此公其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遽伯玉恥獨爲君  
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今日分之明廷今日載其  
半矣欽歎息而去篤道儉經北海戲子然家遂入漁陽  
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徧天  
下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爲之殘破及黨禁解儉乃還鄉  
里後爲衛尉卒年八十四初夏馥聞張儉亡命歎曰孽  
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自剪



鬚變形入林慮山隱姓名爲冶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  
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馥弟靜載緜帛追求餉之馥不  
受曰柰何載禍相餉乎黨禁未解而卒南陽何顥與陳  
蕃李膺善亦被收捕乃變名姓匿汝南間與袁紹爲奔  
走之交嘗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爲諸名士罹黨事者求  
救援設權計使得逃隱所全免甚衆

諸葛亮

亮字孔明琅琊人早孤從父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  
天下大亂亮隨玄往依劉表玄卒亮遂寓南陽亮好爲  
梁父吟身長八尺與潁川徐庶及孟公威石廣兀游三  
人讀書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大畧每晨夜從容抱膝長  
嘯以管仲樂毅自比嘗謂二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郡  
守刺史也三人問其所至亮笑而不答先主在荊州訪  
士於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  
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司馬徽  
清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亮  
每獨拜床下德公常謂亮爲卧龍統爲鳳雛徽爲水鏡  
故徽與先主語而稱之徐庶亦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  
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凡三往詣亮乃得見旣  
見因屏人語曰漢室傾頽奸人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

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君謂計將安出  
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  
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亦人謀  
也今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  
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  
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  
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  
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劉璋闇弱張魯在  
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旣  
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  
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則霸業成漢室可  
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先  
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  
備性好結髦適有以髦牛尾予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  
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髦而已耶備乃投髦而  
起會曹操南征表表卒子琮代立遣使降操先主屯樊  
不知操卒至遂將其衆去過襄陽亮與徐庶並從操獲  
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  
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  
別遂詣操先主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

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據有  
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  
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  
豫州遁逃至此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  
與之絕若不能何不北面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  
而內懷猶豫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  
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亮曰田橫齊之壯士猶守義不辱  
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安能復爲之  
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  
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  
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  
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  
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  
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  
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  
民附操者迫兵勢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  
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  
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權大悅卽遣周瑜程  
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遂破曹公收江南建  
安十六年亮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亮爲軍師署左

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足兵食郭冲敘亮五事  
其一事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  
今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願緩刑弛禁以慰  
其望亮曰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  
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白焉已成威刑不肅蜀土  
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吾今威之以法法  
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  
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  
間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既而亮入魏客失措急起如  
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亮徐歎曰觀客色動  
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形外漏必刺客也急追之客已  
越墻去矣建安二十三年先主屯陽平關時法正從先  
主北行亮於是表楊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卽  
真頃之轉為益州治中從事初犍為太守李嚴辟洪為  
功曹嚴未去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  
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  
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建安二十六年先主卽  
帝位以亮為丞相章武三年春先主在永安宮病篤召  
亮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成大  
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

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後主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顛直入諫亮謝之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以附吳吳以闓爲永昌太守闓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諸夷皆從之犍牻太守朱褒越雋夷王高定皆叛應闓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二年春亮率衆討雍闓等秋七月亮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雋入斬雍闓高定孟獲收闓餘衆拒亮亮聞獲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旣得使觀於營陣之間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若祇如此卽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放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

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若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不留兵不運糧使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於是悉收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矣是歲魏文帝殂明帝立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云云郭冲三事曰亮軍於陽平遣魏延諸軍並兵東下亮爲萬人守城司馬懿

鴻書  
率二十萬衆來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亮欲前赴延軍而相去遠將士皆失色亮意氣自若勅軍中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懿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趨山六年亮將攻魏司馬魏延曰聞夏侯楙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緣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西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亮坦聲由斜谷道取郿使將軍

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遣曹真都督關右諸軍郿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旣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豫備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中響震初越雋太守馬謖才氣過人好論軍計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不謂然及出軍祁山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爲之涕泣撫其遺孤恩若平生乃上疏請自貶三

等以督厥咎是時趙雲鄧芝兵亦敗於箕谷集衆固守  
故不大傷亮謂鄧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  
兵退兵將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斷後兵將無緣  
相失故耳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  
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則此病不在兵少也是  
年十一月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復上  
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  
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  
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無伐之是故託臣而勿  
疑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  
能逆覩也曹真以亮懲於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  
軍郝昭等守陳倉冬亮果出散關圍陳倉使郝昭鄉人  
靳詳於城外遙說昭昭應之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  
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所言者  
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昭  
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亮自以有衆  
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  
昭二十餘日曹真遣費耀等救之魏主亦召張郃使擊  
亮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魏將王雙追亮亮與  
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平之是歲孫

權稱尊號九年亮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亮率諸軍圍祁山以木牛運遣人招鮮卑軻比能等魏主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郭淮等以禦亮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郭淮等邀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歛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鹵城張郃曰亮孤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數請戰因曰畏蜀兵如虎柰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逆戰魏兵大敗亮以糧盡退軍張郃追之蜀人

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而卒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治斜谷邸閣息民休事十一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尅日交戰懿戎服蒞事使人視亮獨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懿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郭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非國之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後數日亮盛兵西行淮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



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相持百數日其年八月亮病卒於軍年五十四後主聞病遣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大計亮語福曰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初漢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楊儀爲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便於儀延性矜高唯儀不肯假借延以爲忿亮病困與儀等作退軍節

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亮卒儀秘不發喪令費禕往揣延意延曰丞相雖亡吾身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大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大怒率所領先歸所過燒絕閣道儀等令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遣兵逆擊儀儀等令將軍王平於前禦延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延獨與其子逃奔漢中儀遣將追斬之平初爲馬謖先鋒連規諫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恃魏將疑其伏兵不敢

往偏於是徐收合營士而還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張  
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亮卒於武功軍還魏延  
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亮先時自表後主曰臣成都  
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  
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  
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  
而已及卒如其所言

### 關羽

羽字雲長河東解人也先主爲平原相以羽張飛爲別  
部司馬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  
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主之襲殺徐州刺  
史車胄也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而身還小沛建安  
五年曹操東征先主奔袁紹羽爲操所執紹遣大將軍  
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操使張遼及羽擊之羽  
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遂解  
白馬之圍操卽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初操壯羽爲人而  
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羽嘆  
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  
不可以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  
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盡封曹所賜拜書告

辭而去奔先主於袁軍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襲荊州  
事羽聞馬超來降以書問諸葛亮超人才可誰比亮知  
羽護前乃荅之曰孟超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  
黥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  
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  
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猶疼痛  
醫曰矢鏃有毒毒既入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  
乃除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  
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飲酒言笑自若二十四年  
將軍黃忠破斬夏侯淵先主欲用爲後將軍亮曰忠之

名位不非關馬倫比今便令之同列關遙聞之心必不  
悅先主曰吾當解之遣司馬費詩拜羽爲前將軍羽聞  
忠爲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  
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  
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  
以此爲怨也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  
重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  
福共之愚爲君侯不宜以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  
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  
相爲惜此舉動恐有後悔爾羽大感悟卽受拜是歲羽

率衆攻曹仁於樊操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  
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梁郟陸渾  
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爲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  
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蔣濟以爲關羽得志孫權必不  
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  
解操從之先是權遣使爲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  
婚權大怒又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  
安素皆嫌羽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  
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  
使人迎權而操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

已據江陵盡虜羽士衆妻子矣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  
羽斬羽及子平于臨沮子興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  
器異之弱冠爲侍中數歲卒後龐德子會隨鍾鄧伐蜀  
蜀破盡滅關氏家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on the right page, including a large dark ink blot.

第十九卷

世系部 十

臣紀 文武名臣二

謝安

王導

王猛

楊素

李靖

魏徵

狄仁傑

郭子儀

李光弼

李晟

裴度

卷十九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十九

明宣城劉仲達纂輯

太史湯賓尹刪正

臣紀部十

文武名臣

謝安

安字安石寓居會稽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安不得已赴召月餘即告歸安弟萬爲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時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時安年已四十餘矣乃出爲征西大將軍桓溫司

馬會萬卒安復投牋求歸頃之徵拜侍中簡文帝疾篤  
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且望簡文臨終禪位于已不爾  
便爲周公居攝及帝崩遺詔止依諸葛武侯王丞相故  
事溫甚憤怒乃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  
呼安及王坦之欲害之坦之懼問計於安安曰晉祚存  
亡在此一行旣見溫坦之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溫  
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  
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時孝武帝富于春秋  
政不自已溫威振内外人情噂嗜安與坦之盡忠匡翼  
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  
之輒改由是歷旬不就溫薨錫命遂寢安以天子幼冲  
欲請崇德太后臨朝王彪之曰上年垂及冠婚反令從  
嫂臨朝豈所以光揚聖德乎蓋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  
太后臨朝而已得專故也安與彪之時方共掌朝政安  
每臨朝輒嘆曰朝廷大事衆所不能決者以諮王公無  
不立決其推之也如此安義存輔導雖會稽王導子亦  
賴弼諧之益強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  
安每鎮以和靖弘以大綱人皆比之王導而謂文雅過  
之及桓冲欲以揚州讓安桓氏族黨皆苦諫冲郗超亦  
深止冲冲不聽朝廷乃詔冲都督徐豫兗青揚五州諸

軍鎮京口以安領揚州刺史並加侍中太元元年帝始親萬機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鎮禦北方者安以兄子玄應詔八年符堅率衆百萬次於淮淝京師震恐玄入問計安夷然荅曰已別有旨玄不敢復言安遂命駕出山墅于時親朋畢集安方與玄圍棋賭別墅安棋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反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時桓冲亦深以秦寇爲憂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缺宜留以防西藩冲歎曰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閒將畧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及玄等破敵書至安時方與客圍棋安看書竟置書圍棋如故客問之乃徐荅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心甚喜不覺屐齒之折也是年八月安奏請乘符氏傾敗開拓中原以謝玄爲前鋒都督帥桓石虔等伐秦進據彭城鄆城河南城堡皆來歸加安都督楊江等十五州諸軍事加黃鉞於時荆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勲望宜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勲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荊州改桓伊爲中流石虔爲豫州旣以



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兢類如此  
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期喪之  
慘不廢絲竹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  
姪往來游集餽饌亦費白金世頗以此譏安而安殊不  
以屬意常疑劉牢之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  
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  
時會稽王導子專權安乃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  
城以避之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畧粗定自江  
道還東雅志未就而疾作上疏請旋旆并召子征虜將  
軍琰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雒陽前鋒都督  
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  
舉遂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因悵然謂  
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謂惟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  
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今十六年矣太  
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夢時年六十六初至新城築埭  
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召伯埭羊曇者泰山人安薨  
後曇輟樂彌年行不出西州路一日大醉不覺至州門  
因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  
零落歸山丘慟哭而返

王導

導字茂弘瑯琊臨沂人覽之孫也時元帝爲瑯琊王與導素親善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王敦來朝導謂之曰瑯琊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乃相率拜于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以招俊又况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于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自此之後君臣之禮始定俄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者衆導勸帝收其賢人辟掾屬百餘時人謂之百六掾時荆陽晏安戶口殷實導爲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克己勵節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仗情好曰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帝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贈不過別部司馬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有不得者或爲耻之天官混雜朝望頽毀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帝從之帝之始鎮江東也導與從兄敦同心翼戴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故時人謂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恃功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腹心

稍抑損王氏權導亦漸見疎外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而敦益懷不平上疏爲導訟屈辭語怨望劉隗勸帝悉誅王氏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僕射周顛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出導又呼之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于卿是何言邪及敦據石頭問導曰周顛戴淵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荅又曰止應令僕邪又不荅敦曰若不爾正當誅耳又不荅敦遂遣部將收殺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顛表報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初西都覆沒海內思主羣臣及四方並勸進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至覆族導猶執正議敦不能奮明帝卽位導受遺詔輔政解揚州遷司徒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謂敦死咸有奮志敦平進位太保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爲成帝咸和二年庾亮以蘇峻在歷

陽終爲禍亂欲下詔徵之導曰峻不必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亮不聽乃徵峻爲大司農峻遂舉兵反三年正月蘇峻濟自橫江入臺城導謂侍中褚裒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啟令速出裒即入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床擁衛峻稱詔大赦以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已之右峻自爲驃騎將軍錄尚書事逼遷帝于石頭峻腹心路永匡術賈寧恐事不濟勸峻盡誅導等峻雅敬導不許永等便有二心於峻導使叅軍袁耽潛誘永使歸順導因携二子與永皆奔白石四年峻平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

蘇武節似不如是五月以導爲太傅都督中外諸軍時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温嶠議遷都豫章二吳之亮以都會稽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續其麻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温嶠卒以平南軍司劉胤爲江州刺史會有詔徵後將軍郭默爲右將軍默樂爲邊將不願宿衛以情愬于胤胤曰此非小人之所及也默由是怨胤時百官無祿惟資江州而胤商販繼路爲有司所奏書下胤不即歸罪猶自申理有謂郭默曰劉江州密有異

圖將不利於郭侯默遂帥其徒襲胤傳首京師導梟胤首於大航以默爲江州刺史陶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卽將兵討之且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乃收胤首荅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包含容忍以候足下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于外南蠻校尉陶稱間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論宜絕知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遂息薨時年六十四帝舉哀于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中興名臣莫得比焉

### 王猛

猛字景畧北海劇人也少貧賤以鬻畚爲業常負畚於洛陽市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令隨取直猛從之行不覺遠忽見一父老鬚髮皓白踞胡床上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前拜父老父老令十倍償畚直仍送出猛旣出顧視向處乃嵩高山也猛博學氣度雄遠士不參其神契卽不與交隱於華山桓温伐秦入關猛被函謁温一面談當世之務捫虱而言旁若無人温察而

之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仗義討逆爲百姓  
除殘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  
入寇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故也  
溫默然無以酬之徐曰江東無卿比也署爲軍謀祭酒  
溫將還資猛車馬欲與之俱猛還山咨師師曰卿與桓  
溫豈並世哉在此可富貴何爲乎遠行時秦王符生酈  
虐不道而東海王符堅有志度堅左右說堅誅秦王堅  
以問呂婁樓婁樓曰僕刀環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  
里嘗有王猛其人其言不世出殿下宜咨之堅因婁樓  
一見如舊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堅大悅自  
謂如玄德之遇孔明也堅旣代立以猛爲中書侍郎掌  
機密又轉猛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鞭殺下吏百  
姓上書訟猛堅以檻車徵下廷尉親問之曰爲政之體  
德化爲先蒞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  
宰寧國以禮治亂國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劇邑  
謹爲明主剪除凶猾始殺一凶餘尚無數若以臣不能  
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臣願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  
刑臣實未敢聞命也堅謂羣臣曰王景畧固是夷吾子  
產之儔也以爲尚書左丞猛舉異才修廢職秦民大悅  
遂以猛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又遷左僕射司隸

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領選如故時猛年三十六矣  
歲中五遷權傾中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特進姑臧侯  
樊世本氏豪佐秦主健定關中衆辱猛曰君無汗馬勞  
何敢專管大任吾輩耕之君食之邪猛曰非徒使君耕  
之又將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門外  
不然吾不處世猛以白堅後世入言事堅佯問猛曰吾  
欲以楊壁尚主何如世勃然曰楊壁臣之婿也陛下安  
得令之尚主猛讓之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  
爲二天子也世怒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  
大怒立命斬世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亦數譖毀猛  
堅出騰爲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  
敢言者晉興二年秦汝南公騰謀反誅騰秦主生之弟  
也時生弟晉公柳等猶有五人猛屢言於堅曰不去五  
公終必爲患堅不聽明年匈奴寇秦堅自將往討留李  
威與猛輔太子守長安淮南公幼帥杏城之衆乘虛入  
襲李威擊斬之幼之反也晉公柳趙公雙皆與通謀幼  
誅雙復與魏公庾燕公武謀作亂柳據蒲坂武據安定  
雙與庾據上邽而庾遂以陝城降燕請兵接應秦人大  
懼賴雙等以次誅滅而猛復攻破陝擒庾誅之秦國乃  
定向使早聽猛言安有是乎晉桓温伐燕至枋頭燕遣

使求救於秦羣臣議不可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強大  
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  
引并豫之粟觀兵滄澠則陛下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兵  
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從其病而取之堅乃遣兵救  
燕初燕太宰慕容恪臨終謂燕王暉曰吳王垂文武兼  
資若任以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時慕  
容評專國素忌垂故垂奔秦堅聞慕容恪卒已有圖燕  
之志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垂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  
成大功也王猛曰慕容垂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  
以風雲恐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不聽燕初許割虎

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復悔秦王怒遣猛及將軍鄒  
羌楊安帥步騎三萬伐燕進攻洛陽猛之發長安也請  
慕容垂子慕容令以爲參軍鄉導將行造垂飲謂垂曰  
今當遠別何以贈我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  
親金熙使詐爲垂使者謂其子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  
歿也今王猛疾人如讐秦王心亦難知丈夫逃歿而卒  
不免將爲天下笑聞東朝比來悔寤吾今還東汝可速  
發令疑之奔燕軍猛卽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  
爲人所獲堅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  
不忘本亦各其志卿何爲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



奮猛敗燕軍取洛陽置戍金墉城而還堅以猛爲司徒  
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復督諸軍十六萬騎伐  
慕容評屯潞州猛進與相持遣將軍徐成覘燕軍期  
日中及昏而反猛怒將斬成鄧羌請曰賊衆我寡詰朝  
將戰宜且宥之猛曰若不斬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  
羌郡將也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效戰以贖罪猛又弗  
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  
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矣成旣獲免羌自來謝猛執羌  
手而笑曰吾試將軍爾將軍於郡將尚爾况國家歟秋  
七月甲子猛陳師渭源而誓衆踊躍破釜棄糧大呼競  
進猛望見燕兵衆盛謂鄧羌曰今日非將軍不能破敵  
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公勿憂也猛曰此非  
所及當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  
交猛召羌羌弗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  
徐成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殺傷數百人及日  
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乘勝追擊所殺及降又十餘  
萬慕容評單騎走還鄴於是秦兵長驅圍鄴猛之未至  
鄴也鄴旁剽劫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  
私犯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  
猛聞而歎曰慕容玄恭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祭

之玄恭恪字也十一月秦王留李威輔太子守長安自率精銳十萬赴鄴七日而至猛潛如安陽謁堅曰臣奉陛下威靈擊垂亡之虜譬如釜中之魚無足慮也監國幼冲鸞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秦王乃入鄴執燕主暉以猛爲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軍事猛以六州任重請改授親賢別乞一州自效堅遣侍中諭旨猛乃視事俄入爲丞相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於是兵強國富垂及昇平猛之力也西平公融坐擅起學舍爲有司所糾融問申

紹誰可使詣長安申理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辯膽智可使也先是猛及融屢辟泰泰不起至是泰從融命而至猛笑曰高子伯於今乃來何其遲也泰曰罪人來就刑何謂遲乎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跡齊魯未聞明詔褒美乃煩有司舉劾明公阿衡聖朝勸懲如此下吏何所逃罪乎猛曰是吾之過猛疾堅親臨省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時鮮卑慕容垂爲冠軍將軍羌人姚萇爲龍驤將軍皆敵國來降爲堅

所寵任故猛言及之堅比歛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六合邪何奪吾景畧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楊素

素華陰人父敷周汾州刺史沒於齊素少落拓有大志與安定牛弘同學精研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頗染風俗美鬚髯周武帝親總萬機時素以其父死節未蒙朝命屢上表申理帝怒其煩瀆命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提希悟乃贈敷爲大將軍謚曰忠壯拜素車騎大將軍漸見禮遇嘗令爲詔下

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曰善自勉勿憂不富貴素在聲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無心圖富貴也及平齊加上開府楊堅爲丞相甚器之及堅篡位加上柱國取陳封越國公開皇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出塞討之先是諸軍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輦鹿角爲方陣騎兵在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令諸軍爲騎陣達頭聞之大喜率精騎十餘萬來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素多權畧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每將臨敵輒求人過失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亦不下數十流血盈前而素言

笑曰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  
陷陣而還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百人復進還如前  
法將士股慄自謂必死由是戰無不勝素時貴倖所言  
輒聽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  
爲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酷士亦以此願從仁壽初代  
高熲爲尚書左僕射其年以爲行軍元帥出雲中擊突  
厥連破之突厥走追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  
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虜不  
覺也候其屯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  
遁磧南無復虜庭後上賜王公以下射素箭第一上手  
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巨萬賜之煬帝卽位素雖有  
建立策然終爲所猜忌外示殊禮而內情甚薄寢疾之  
日雖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每問醫人素病何日當  
死素亦自知不肯服藥曰我豈須吏活耶子玄感嗣以  
謀反誅

李靖

靖字藥師三原人姿貌魁秀靖舅韓擒虎與論兵歎曰  
可與語孫吳者斯人仕隋爲殿內直左僕射楊素拊其  
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爲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  
察有非常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

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義士乎秦王亦爲請得釋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靖陳圖銑十策武德四年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諸將請江平乃進靖曰兵事以速爲神今士始得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雷不及塞耳此必擒也孝恭從之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拔其荆門宜都進至夷陵初蕭銑罷兵營農纔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大懼倉卒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途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駐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兵慄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銑衆委州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扞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柰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

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銑內外阻絕乃下令開門出降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南方悉定得郡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輔公祐據丹陽反詔孝恭爲帥以靖副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公祐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爲犄角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度淮拔陽壽次硤石惠亮等堅壁不戰孝恭集諸將議曰惠亮擁強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其巢

穴丹陽旣潰惠亮等自降矣靖曰不然公祐精兵雖在此水陸二軍然公祐所自將亦銳卒也今博望諸柵尚不能拔石頭豈易破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惠亮等躡吾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鬪今方持重特公祐立計欲以老我師爾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孝恭聽之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攻壘者果不勝走賊出兵追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靖率軍水陸皆進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祐懼出走擒之江南平太宗踐阼授刑部尚書錄功賜實封四百戶兼檢校中書令

突厥部將離叛靖以兵部尚書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大恐靖縱諜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頡利走保鉄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詔以靖為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頡利外為卑辭內實猶豫欲候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李世勣會白道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及乃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取之必得所欲遂督兵疾進行遇

候邏皆俘以從遣前鋒二百騎乘霧而行去其牙七里乃覺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遂禽其子壘羅施而殺義成公主頡利亦為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所禽于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因大赦天下賜民五日酺封靖衛國公靖薨年七十九

魏徵

徵字玄成魏州人少孤落魄太子引為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為計太子敗王責徵曰爾閱吾兄弟奈何荅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及即位拜徵諫議大夫日益親或時引至臥內訪天下事

徵亦自以不世遇展盡底蘊無所欺隱勸諭安河北進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大夫左右有毀徵阿私所親者帝使溫彥博讓徵徵見帝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令臣舍其至公反事形迹乎帝矍然曰吾失矣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俾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貞觀三年叅預朝政四年斷死刑二十九米斗三錢先是帝嘗歎大亂欲治實難封德懿亦曰三代之後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而不能非能治而不欲也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可如黃帝

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爲九黎害德顓頊征之已克而治桀爲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湯武皆身致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返朴今當爲鬼爲魅尚安得而化之哉封德彝不能對至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賫糧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旣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一日帝對羣臣曰徵每諫我不從我發言輒不應何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昔舜之誠禹曰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從而後言非禹稷之所以事舜也帝大笑曰人言徵舉止疏慢我但



見其嫵媚耳七年特進知門下省事文德皇后既葬帝  
卽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  
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爲  
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爲毀觀後帝幸洛  
陽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此故天命陛下代之奈何令  
人悔不爲奢乎若以爲足今不啻足矣以爲不足萬此  
寧有是邪十七年徵疾甚徵家初無正寢帝命輟小殿  
材爲營構令中郎將宿其第動息以聞中使者綴道帝  
親問疾許以衡山公主配其子叔王旣薨帝臨哭之慟  
陪葬昭陵帝作碑文手書之帝後臨朝歎曰以銅爲鑑  
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朕  
嘗保此三鑑今魏徵逝世一鑑矣帝嘗得佳鷄自臂之  
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鷄竟死懷中其敬  
憚之如此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於朝曰此二人其才  
可任宰相及正倫以罪黜君集坐逆誅衆遂指爲阿黨  
又有言徵嘗錄前後諫疏以示褚遂良者帝不悅乃停  
叔玉昏而仆所爲碑顧其家衰矣及遼東之役高麗韃  
韃犯陣軍還帝悵然曰魏徵若在朕有此行邪卽召賜  
勞其妻子以少牢祠徵墓復立碑恩禮加焉桂州督李  
弘節沒後其家賣珠太宗聞之曰此人平生宰相言其

清今既賣珠舉者豈得無罪徵曰今在朝諸臣清貞自守終始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來選共坐一匹羸馬道源兒子至不能存立陛下皆未曾問及今弘節爲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而沒自不爲貧妻子賣珠亦有何罪而欲傍責其舉者乎太宗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房玄齡王珪掌內外考績治書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太宗大怒令侯君集案之徵言玄齡王珪俱是國家重臣並以忠貞荷蒙任使所考既多中間或有一二不當者祇是見有異同非其心有阿黨也若卽賜推繩假令實有錯謬未見虧損國家窮鞫若虛則所失者大矣乃釋不問侯君集等平高昌還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人者命內出胡婦付大理與之辯對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人對辯帷簿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甚重昔秦穆公飲盜馬之士楚莊王赦絕纓之臣况陛下道高堯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亦可并點勅出徵固執以爲不可上怒曰中男壯大者乃姦民詐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至此徵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衆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何必

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乃不點中男賜徵金甕一嶺南  
知州奏馮盎反上欲命將討之以徵諫而止已而盎長  
子智戴入朝太宗曰嶺南諸郡咸言盎反衆皆勸朕征  
之惟魏徵以爲千斤之弩不爲鼷鼠機大國之師豈爲  
蠻夷興動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但懷之以德彼必不召  
自來今嶺表無事邊隅晏然徵不可以不賞賜絹百匹

### 狄仁傑

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舉明經調汴州叅軍爲吏誣訴  
黜陟使閻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侘尼稱觀過知人君  
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兗州法曹叅軍高宗幸汾陽宮

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妒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  
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  
塵雨師灑道何妒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出爲寧州刺  
史撫和戎落郡人勒碑以頌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  
人皆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  
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  
皆非本惡誑誤至此有詔悉謫邊戍囚出寧州父老迎  
勞曰狄使君活汝耶相與哭碑下齋三日乃去天授二  
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  
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

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會爲來俊臣所構，捕送制獄於時。訊反者一問，卽承聽減死。時同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仁傑爲魏州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悉縱就田，虜已引去，民愛仰之。」復爲立祠，俄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召拜鸞臺侍郎，復同平章事。張易之常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卽日遣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於帳中，召見仁傑，語王事。仁傑敷奏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見仁傑，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

吉頊李昭德亦數請還太子后意不回及仁傑每以爲  
言后性聰利不能不動故卒復唐嗣云他日幸三陽宮  
王公皆從獨賜仁傑第一區眷禮卓異是時李楷等討  
契丹克之獻俘含樞殿后大悅二人者本契丹李盡忠  
部將盡忠入寇楷等數挫王師後兵敗來降有司請論  
如法仁傑稱其驍勇可任若貸死必感恩納節可以責  
功至是凱旋后舉酒屬仁傑賞其知人聖曆二年卒年  
七十一仁傑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皆  
爲中興名臣

郭子儀

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也長七尺二寸安祿山反子儀  
以武舉異等累遷充朔方節度使先是安思順爲朔方  
子儀與李光弼俱爲牙門都將二人素不相能雖同盤  
飲食常睇目相視不交一語及子儀代思順光弼意欲  
亡去猶未決旬日詔子儀率兵東出趙魏光弼入見子  
儀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可也子儀趨下持抱上堂而  
泣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執其  
手相持而拜因率本軍東討與光弼合破賊史思明衆  
數萬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賊疲引去乘之大  
破於沙河安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

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步將以  
狗士殊死鬪遂破之斬首二千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  
於是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休息氣益老乃與光弼僕  
固懷恩等復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  
跳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徃徃斬賊首以迎王師方議  
北圖范陽會譚翰敗績潼關天子走入蜀肅宗卽位靈  
武乃與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所時朝廷草昧衆單  
寡軍容闕然及是朝威始震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同羅  
僕骨五千騎出塞誘河曲九府六胡州等落數萬欲迫  
行在子儀與回紇首領葛邏支徃擊敗之斬獲數萬河

曲平定賊將崔乾祐守潼關肅宗二年三月子儀大破  
賊於潼關崔乾祐退守蒲津又攻蒲津平之自是潼關  
之間無復寇作是月安祿山遂死五月詔子儀帥師趨  
京城與賊將安太清安守忠戰失利子儀收合餘衆保  
武功九月從元帥廣平王率番漢之師十五萬進收長  
安回紇遣葉護太子領四千騎助國討賊子儀與葉護  
宴狎修好誓平國難相得甚好乃以李嗣業爲前軍子  
儀奉元帥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陣於香積寺之北嗣  
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千騎回紇以奇兵繚賊背夾攻  
之斬首六萬級生擒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走陝郡翌

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而呼踊躍歡迎王休士三日復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屯陝以助通儒連出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賊營輒反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而走子儀悉軍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回紇于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嚴莊等走洛陽挾慶緒渡河保相州遂取東都於是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入朝帝遣具軍迎至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之力也卽詔九節度大舉討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

攝第用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元帥子儀杏園濟河至衛州慶緒分其衆爲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人伏壁內誡之曰俟吾小却賊必乘壘若等譟而射旣戰僞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斬首四萬執安慶和遂收衛州復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以灌城城中糧盡人皆相食慶緒求救於史思明思明自魏來前軍遇之會大風拔木跬步不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於敗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譖之故帝召子儀還更以趙王爲天

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代子儀領朔方軍上元初復以子儀爲諸道兵馬都統率英武威遠等兵趨范陽詔下爲朝恩沮解明年光弼敗邠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禎太原亂戕鄧景山朝廷憂二軍與賊合乃復以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庭路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子儀至屯誅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太原辛雲京亦治害景山者諸鎮皆惕息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因罷子儀副元帥子儀懼讒盡哀肅宗所賜詔勅千餘篇上之蓋不得已亦欲以自明也初帝與子儀平兩京同天下憂患至是亦不免爲魚朝恩程元振所讒然是時史朝義尚盜洛帝欲使副雍王率師東討又爲朝恩元振交訾而止會梁崇義據襄州叛僕固懷恩屯汾州陰召回紇吐蕃寇河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上乃遽拜子儀爲關內副元帥鎮咸陽初子儀自相州罷歸京師部曲離散逮承詔麾下才數千騎驅民馬補行隊至咸陽虜已過渭水並南山而東矣是時天子走陝子儀南收兵得武關防卒數千而已軍不完也會張知節迎子儀於洛南子儀乃遣知節率烏崇福羽林將長孫全緒爲前鋒營韓公堆擊鼓謹山張旗幟夜叢萬炬以疑賊於是吐蕃夜潰破



賊書聞天子賴焉自變生倉卒天子出走故天下皆咎  
程元振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已可其奏賴子儀奏  
請還都疏語明切反覆可聽帝讀之動乃復還長安既  
見子儀勞之曰用卿晚故至此因賜鐵券圖形凌煙閣  
廣德二年僕固懷恩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人入  
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爲  
也懷恩本臣偏將雖剽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者因  
思歸之人劫與俱來耳然皆臣故部曲忍以刃相向乎  
先驅至奉天諸將皆請擊賊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  
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永泰

元年吐蕃自北道趨奉天党項自東道趨同州吐谷渾  
奴刺自西道趨蓋屋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  
兵繼之京師大震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丙寅回  
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是  
時回紇與吐蕃聞僕固懷恩已死咸相與爭長分營而  
居矣回紇在城西子儀因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回紇  
欲與之共擊吐蕃乃免胄釋甲投鎗而進回紇諸酋長  
相顧曰是也子儀竟與約而還吐蕃疑之夜引兵遁去  
藥葛羅率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癸  
酉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殺吐蕃萬計得所掠士女四

法書  
千人丙子又破之於涇州東賊虜敗散京城解嚴令公之功也德宗嗣位賜號尚父建中二年薨年八十五

李光弼

光弼營州柳城人也父楷洛本契丹酋長則天時入朝官之光弼嚴毅沈果有大畧補河西王忠嗣府兵馬使忠嗣遇之甚厚祿山之亂玄宗眷求良將以問子儀子儀薦光弼詔攝御史大夫持節河東節度副大使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次真定常山團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光弼得思義不殺常山自顏杲卿死後郡爲賊區露齒蔽野光弼酌而哭之爲賊幽閉者

出之而厚恤其家民心大悅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希德共攻饒陽光弼問計於思義思義荅曰今軍行疲勞宜且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兵焱銳非能持重者也光弼曰善明日思明兵二萬傳堞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賊退徙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滹沱而軍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諜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會郭子儀收雲中詔悉衆出井陘與光弼合擊賊九門西思明遂大敗挺身走趙郡而立節中流矢死希德走鉅鹿詔加光弼范陽節度使光弼急攻趙一日拔之又與子儀合擊思明於嘉山大

破之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先取會潼關失守乃援軍入井陘肅宗卽位詔以兵赴靈武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入太原時節度王承業軍政不修詔御史崔衆至河東交兵於光弼衆侮易承業往玩謔之至交兵衆以麾下來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其無禮又不卽交兵乃令收繫衆頃之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繫之矣中使出勅以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卽斬中丞若拜宰相亦斬宰相中使懼不敢宣勅而還翌日以兵伏圍衆至碑堂下斬之至德二載思明希德率高秀巖牛廷珍之兵十餘萬

攻光弼時銳兵悉赴朔方而麾下卒與團練烏合之衆不滿二萬人思明以爲太原指掌可取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矣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備賊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率士卒及民於城外鑿濠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能下光弼募善工穿地道賊宴城下令倡優居臺上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賊初逼城急光弼乃撤

民屋爲搗石車車二百人挽之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而使潛穿地道爲溝周賊營中檣之以木至期光弼勒軍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以出如欲降者賊皆屬目而賊營忽陷死者甚衆賊將驚亂因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光弼出敢死士搏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遁走太原圍乃解後史思明因殺安慶緒卽僞位復從兵河南乃加光弼太尉兼中書令代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兵馬副元帥以東師委之左廂兵馬使張用濟承子儀之寬憚光弼之令與諸將頗有異議光弼出次汜水縣用濟單騎來謁卽斬于轅門諸將懾伏會滑汴節度使許叔冀因戰不利降賊思明乘勝西嚮光弼乃敦陣徐行趨東京謂其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須詘之以計然軍無見糧危徧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援臂勢也夫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公不如我陟不能荅判官韋損曰東都帝

宅公當守光弼曰汜水崑嶺盡爲賊蹊子能盡守乎遂檄河南縱官吏避賊閉無留人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殿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石橋進甲士夜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不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軍纔十日糧與士伍均少棄甘賊使驍將劉龍僊以騎五千挑戰乃使白孝德斬之光弼因與戰中潭西大破之又殺退賊帥周摯尋擒周摯徐璜玉李秦授惟安太清挺身走思明未知猶攻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思明乃懼史思明召李曰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

日越至壘知太尉已去獲希顥歸必死矣遂降希顥俱至光弼厚禮日越高暉聞知亦降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諸軍決丹水灌懷州未下光弼令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遂取懷州擒太清楊希仲送之京師思明乃使諜宣言賊將士皆北人皆謳唵思歸時魚朝恩爲監軍信之屢上賊可滅狀僕固懷恩媚光弼功亦陰佐朝恩帝乃使使者來督戰光弼不得已令李抱玉守河陽出師次北邙光弼使傅山陣懷恩不聽於是賊據高原發伏兵官軍大潰懷州復陷光弼請罪帝以懷恩違令覆軍優詔光弼入朝徙鎮泗

州史朝義乘邙山之捷進畧申光等十三州光弼復與疾就道疾驅入徐州時朝義圍李岑于宋州光弼使田神功擊走之初神功平劉展逗畱淮南尚衡殷仲卿相攻兗鄆間來瑱擅襄陽及光弼至屯朝義走神功遷河南瑒衡仲卿踵入朝其爲諸將憚服如此寶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初相州北邙之敗朝恩羞其策深忌光弼而程元振猶疾之二人用事光弼不免懷懼及來瑒爲元振讒死光弼愈懼會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二年光弼因此遂病至篤將吏問後事光弼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爲不孝子尚何言哉取所餘絹布分遺部將薨年五十七光弼用兵謀定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訓整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與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爲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後吐蕃犯京畿郝廷玉與馬璘屯中渭橋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歎曰吾處兵間久今始識訓練法廷玉惻然曰此臨淮王遺法也王善御軍賞當功罰適過每校旗不如令者輒斬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心破膽裂自臨淮歿無復校旗事此安足賞哉

李晟

晟洮州人年十八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大曆初吐蕃寇靈州李抱玉授晟兵五千使擊之晟曰以衆則不足謀則多乃請千人繇大震關趨臨洮執其帥慕容谷鍾而還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晟爲神策先鋒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真合兵攻之晟乘冰度洛水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於趙州抱真分兵二千戍邢燧大怒欲班師晟曰奉詔東討者吾三帥也邢趙比壤今賊以兵加趙是邢有晝夜憂李公分衆守之亦不爲過公奈何遽引去乎燧大悟卽造抱真

晟乃建言宜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自掇於是晟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會帝出走奉天有詔召晟晟卽日治嚴踰飛狐進臨渭北壁東渭橋時劉德信自扈澗敗歸入謁晟晟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晟已并兵軍振於是朔方李懷光軍咸陽請與晟合有詔徙屯晟乃引趨陳濤斜與懷光聯壘壘未成而賊兵至晟出陣懷光不出晟言於懷光曰賊堅保宮苑攻之未必克今離其窟穴敢來索戰此乃天以賊賜公也懷光不聽晟乃收軍入壘時興元元年正月也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望見惡之戒

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襮爲賊餌哉晟曰昔在涇原士  
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耳懷光既有異志反奏言  
神策兵結腸北方鎮獨厚薄不等難以進戰欲以激  
怒軍士且使晟自削其軍則士必怨之會帝遣陸贄臨  
詔懷光令與晟計所宜者懷光不荅而數數顧晟晟曰  
公元帥軍政得專晟將一軍惟聽命耳懷光計塞懷光  
屯咸陽凡八旬帝數催戰但以伺賊隙爲言卒不出晟  
懼爲所并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下令曰有詔徙屯卽  
結陣趨東渭橋是日帝復走梁州顧渚城曰渭橋在賊  
腹中兵孤絕晟能辦勝否城曰晟秉義挺忠率然不可

奪臣策之必破賊時晟提孤軍常恐一二盜合而軋已卑  
詞厚禮每僞致誠於懷光又使張或假京兆少尹多署  
吏調畿內賦不淹旬芻米告具晟乃陳兵下令曰國家  
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臣子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  
兇取富貴非人豪也因歔歔流涕士皆雪泣曰惟公命  
時朱泚盜京城懷光圖反噬河朔僭僞者三李納虎視  
河南希烈鴟張汴鄭晟內無貯積外無轉輸以孤軍抗  
劇賊而銳氣不衰於是駱元光以華州之衆守潼關尚  
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晟節度戴休顏舉奉力車  
游瓌悉郊寧軍從晟懷光始懼晟遂移書顯讓之使破



賊自贖懷光不聽然其下益携落懷光恐爲晟所襲乃奔河中泚懼亦使晟吏壻款壁門告諸吏曰公等冢皆無恙晟叱斬之曰尔乃爲賊問乎時屬盛夏輸縑不贖士尚衣裘而感激忠義終無怨色邏得姚令言崔宣諱者晟命釋縛遣還曰爲我謝令言等善爲賊守勿不忠於泚也隨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明日會諸將圖所向衆請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晟曰外城有里閘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囂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皆聚苑中今直擊之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矣乃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連溝柵賊將張廷芝李希倩來索戰晟顧

謂諸將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乃冒死來天誘之矣勸吳詵等縱兵鏖擊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卻僵尸相籍餘衆走白華翌日將復戰或請待西師晟不許乃悉軍軍光泰門使王泌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北晟先夜墮苑垣爲道二百步北兵至賊已伐木塞路拒戰矣晟叱諸將曰不許縱賊今先斬公萬頃懼先登援柵以入泌督騎繼之賊奔潰大兵分道而進雷譟震地令言廷芝希倩等殊死鬪晟令唐良臣等以步騎奔突其陣賊伏千騎出官軍背晟以麾下一百騎自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擒馘畧盡泚率殘卒萬人西走

田子竒追之餘黨悉降晟乃引軍屯含元外廷舍右金  
吾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  
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分慰居民秋毫無所擾別將高  
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佻取賊馬二皆斬以殉坊人之遠  
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也明日孟涉屯白華尚可孤屯  
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屯安國寺斬賊用事者及  
臣賊宦豎于市表著節不屈者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  
乘輿條脇汗於賊者請以不死露布至梁帝感泣羣臣  
上壽且言晟蕩夷兇慙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  
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無以復加帝曰天生李晟以

爲社稷豈直朕哉始晟屯渭橋熒惑守歲久乃退府中  
皆賀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至是  
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晟非敢拒也以人可用而不  
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常晟懼復守歲則我軍  
不戰自屈矣涇州倚邊數戕主帥晟復請治不龔命者  
因以訓耕積粟實塞下羈制西戎帝乃拜晟鳳翔隴右  
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晟至鳳翔亂將王斌等十  
餘人以次伏誅初朱泚亂時涇州亦殺其帥馮河清立  
田希鑿至是晟奏可託以巡邊至涇州希鑿迎謁執而  
誅之并誅害河清者三十餘人晟嘗曰河隴之陷非吐

蕃能取之皆將臣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棄之爾然土無繒絮人苦役擾思唐之心豈有既乎因悉家貲懷輯降附得大酋浪息曩表以王號每虜使至召曩與坐衣大錦袍金帶夸異之虜皆指目歆豔焉吐蕃尚結贊者善計謂其主曰唐名將特李晟馬燧潭城爾不去終爲吾患卽謀遣使委辭因燧請和以乞盟又謀因盟執城以賣燧於是大興兵踰隴岐不抄掠陽怒曰召吾來而不犒賞吾軍何也徐引去以是欲間晟晟選兵三千使王佖伏汧陽旁誠之曰蕃軍過城下勿擊首尾首尾縱敗中軍力全但俟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武豹衣則其中軍也突其不意可建奇功似如晟節度湯結贊卽出奮擊賊皆披靡佖軍不識結贊故結贊僅而獲免於是結贊屢乞和會晟朝京師上問晟晟言戎狄無信不可許時天子厭兵疑將臣生事張延賞當國又疾晟因密言晟不可久持兵貞元三年上坐宣政殿備冊禮進晟太尉中書令罷其兵九年晟薨年六十七謚忠武晟與馬燧皆在朝每宴樂恩賜使者相啣于道兩家日出無鐘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旣薨城鹽州復故池以新鹽賜宰相帝思晟乃致鹽靈座晟有十五子其聞者愿憲惣聽云

裴度

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也貞元初擢進士第選監察御史拜中丞宣徽五坊小使再歲秋按鷹犬畿甸所至須索百姓畏之先是貞元末此輩暴橫至張網羅于民家門首及井不令出入汲水曰驚我供奉鳥雀又羣聚賣酒食家肆情飲啖將去畱蛇一篋誠之曰吾以此致供奉鳥雀可善飼無使饑渴主人賂而謝之乃肯携去元和初故態未絕常至下邳縣令裴寰不肯曲奉小使奏寰出慢言憲宗怒攝寰下獄宰相武元衡等不能解度極言寰無罪上愈怒曰如卿之言寰無罪即決五坊小

使如小使無罪即決裴寰度對曰裴寰爲令長憂情陛下百姓如此豈可加罪上怒稍霽翌日令釋寰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奏攻取策與帝意合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伏盜京師害宰相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鞞刺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冒氈得不死賊已死因亡去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度亦以權紀未張王室凌遲常憤愧自行營歸知賊曲折帝益信仗疾愈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于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爲大患不然兩

河亦將視此爲逆順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今但論  
師臣勇怯兵強弱處置何如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  
是左右不能間十二年宰相李逢吉建言餉億煩匱宜  
休師唯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畱曰果爲朕行乎度俯  
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寔窘  
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  
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卽拜淮西宣慰招  
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以避弘入對  
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  
之度屯鄆城勞諸軍未幾李愬夜入懸弧城縛吳元濟

以報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不可度笑曰吾爲彰義  
節度元惡已擒人皆吾人也入朝進上柱國晉國公復  
知政事十三年上修麟德殿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  
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異數進羨餘以供費由是有寵  
鎛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鎛以本官異以工部侍郎並  
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市道負販者亦嗤  
之度與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表求自退不許度復  
上疏以爲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凡中外仰給  
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  
怒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聞鎛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

訴之地矣程昇雖人品庸下不宜爲相然心事和平可  
處煩劇至如鑄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聰足  
見姦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耻臣若不言  
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  
燒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歛  
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  
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生平之業十已八九何  
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不之省度乃纂述蔡鄆  
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畧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  
官然卒爲昇鑄所構爲河東節度使穆宗卽位朱克

融王廷湊亂河朔加度端州行營招討使時元稹結宦  
官魏弘簡求執政恐度端當國因經置軍事數持梗不  
使有功度恐亂作卽上書曰暴積過惡以爲逆豎構亂震  
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  
清朝廷何者河朔患小林闡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  
剪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臣自兵興以來  
所陳章疏事皆切要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  
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進退皆受羈牽意見  
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  
勝負悉不顧矣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

弘簡稹近職俄擢稹宰相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  
上雪王廷湊而罷兵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  
官叩延英言不可帝不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  
度在朝而兩河諸侯無不懷畏今居東人人失望帝悟  
詔度由大原朝京師及陛見感慨流涕伏未起帝遽曰  
朕當延英待卿乃拜度守司徒領淮南節度使是時徐  
州王智興逐崔羣諸軍盤互河北議者交口請相度乃  
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而權佞側目咸謂逢吉善  
謀可以構度共諷帝自襄陽召逢吉還矣度居位甫閱  
月果爲逢吉所間罷爲左僕射已而逢吉代相出度山

南西道節度使長慶四年王廷湊屠牛元翼之家敬宗  
羞惋深歎宰輔非人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  
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  
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  
若位廊廟委叅決必能使六虜畏威幽鎮自臣時敬宗  
雖孺蒙然實注意度中人至度所必丁寧慰安且示召  
期寶曆二年度請入朝於是有詔復使輔政先是帝將  
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度從容奏言國家建別都本備  
巡幸但自艱難以來宮闕著屯百司之區荒圯弗治必  
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

言誠有未便因止不行朱克融執留賜春衣使楊文瑞  
奏稱衣段疏薄又奏今歲三軍春衣不足擬於度支請  
給一季春衣約三十萬端疋并助丁匠五千脩東都上  
憂其不遜問宰相曰克融所奏如何度對曰克融兇族  
無故欲行凌悖必將滅亡譬如豺虎於山林自吼自躍  
此賊祇敢於巢穴中無禮動卽不得今但更緩旬日與  
一詔云聞中官到彼稍失去就待到當有處分所賜春  
衣有司製造不謹我方詰之所請丁匠固是虛語今欲  
直控其姦卽報云卿所請丁匠脩宮闕可速遣來已勅  
魏博等道令所在排比供擬料得此語必章惶失計若

未能如此則報云東都宮闕事在宥司不假卿遣丁匠  
遠來所言三軍春衣自是本道常事比來朝廷或有事  
賜與皆緣徵發須是優恩若尋常則無此例我固不惜  
二三十萬端疋祇是事禮不可獨與范陽祇如此處分  
卽得遂進詔草至皆如度所料不旬日幽州殺克融并  
其二子帝崩定策誅劉克明等迎立江王是爲文宗太  
和四年度數引疾上政事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  
須疾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牛僧孺李宗閔輔政共  
短損度又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八年徙東都留守時  
闡豎擅威天子擁虛噐縉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



治第東都集賢里午橋作別墅具燠館涼臺號綠野堂  
 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友詩酒相謹開成二年復以  
 本官節度河東度牢辭老疾帝命諭意曰為朕臥護北  
 門可也度乃之鎮三年以病凶還東都薨年七十六自  
 為銘誌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  
 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年歲幾何狀  
 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汾陽而用不用常為  
 天子重輕

劉禹錫書

卷十九終

